



皇
明
通
紀

三
白

リ伊8
1065
3



98

新鐫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三



洪武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此紀平西蜀定遼東以後事自辛亥至庚申凡十年

續辛亥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墳入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乃詔善長董建中都宮殿○以右丞相汪廣洋為左丞相叅知政事胡惟庸為右丞○詔給賜今侯徐達等臨濠山地佃戶守墳入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上

謂中書省臣曰今天寒有其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水厚雪深太祖遇隆冬大寒製綿襖以待邊將有古推食解衣之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上曰

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

江口

風

命及邊將

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與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又匹夫不獲引咎在現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二月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親策試進士賜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重屋温湯関○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重屋茅岡寨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上嘉其誠遣斷事官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於得利羸城以益同知指揮事○上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生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為前鋒直抵階州蜀將士丁世珍率眾來拒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

大相於劉益之來降者令諸將勿擊之其古仁義之師乎

劉益以遼東降

蜀倚瞿塘

之險上親率師迎擊之蜀兵大敗走則瞿塘險亦何為哉

進攻

蜀人望風驚走此中便見仁義之師不待敵而屈人兵處

木牌順流報捷

以教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延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関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偽丞相戴壽平章鄒興樞密飛天張益兵為固守計壽等於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設兩岸壁引纜為飛橋所於上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鏡等物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章權統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其出白盐山下逼舊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聚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環戰不利赤甲白盐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克階文猶恃漢水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欽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

李有言此照皇明通紀統宗 共武三年

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偽守將何大亨悉兵戰於城下
 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時偽丞相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下漢江乃留鄒
 與時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
 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心恟恟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壽
 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回
 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
 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飲
 俟水平方進上聞之恐其逗留緩事遣傳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傳
 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於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
 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而後進師豈不失機慎事
 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五月詔至廖永忠遂率所
 部先次舊夔府偽平章即興等率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隊前軍既接

初虎將傳友德因賊敗投降太社正龍虎夙雲之會後來建大功成大事明良相遇也

獨免稅糧

平蜀之機在昨今日此正太祖神机妙筆處

計破瞿唐關

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鎮綏溺死
 者甚衆六月永忠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
 阻關中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
 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
 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
 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
 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渚一時俱
 破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大砲
 火箭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偽
 同簽將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
 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
 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

永忠用計破蜀寨無遺策其功大矣

一軍攻其陸寨

一軍攻其水寨

明昇闇於計不足道矣有母彭氏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流宗

之賢知事
勢不利令
其早降免
驅生靈於
鋒鏑亦資
失哉

明昇嘯
壁出降

友德出戰多
不利而後
成功勢亦
危矣

峽明昇君臣畏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
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
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
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求忠納款求忠以湯和
未至離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求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嘯
壁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請軍門降和受壁求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
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
都戴壽何大亨率眾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
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失却是自操其陣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
中流失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
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宋亮徇狗下
州縣之未附者至崇慶偽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

太祖諭吏部
教語得君
天下之要
道萬世不
磨之龜鑑
也

鑑明
衡平

太祖厭前代
淫聲之樂
今陶凱等
更改其詞
太祖其有
咸英韶雉
之思乎

按一本
不稱作
不雅

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
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二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
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
任非其人則厥官曠職曠職非居持衡秉鑑之任且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
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燕享九奏
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
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
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
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活辭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
者以古先帝主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流宗

李卓吾批點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十一

冷謙傳
仙術

冷謙慮罪肆
為皮幻之
能豈有真
傳仙人之
術乎信之
者謬矣

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謔淫蕩之
樂悉屏去之○冷謙字啟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黃冠
隱居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召為太常協律即如廟樂章多所
裁定謙常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
所往為慎勿多取以過其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
忽自開入其室金寶之物蓋 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
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謂
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
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
以瓶至御前暨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
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其所
在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訪之竟不能得

冷謙事
類左慈

謹按

所載冷故故事與漢左慈絕相類似波誕幻然觀其人固有仙
風道骨且事蹟散見於震澤長語諸書則其事固不可謂無也

徐王於太祖

有甥舅之
誼因無嗣
立廟於太
相之東歲
時致祭情
亦厚矣

暈音
輝

太祖以遼東
新附人心
未安非大
為之防無
以同疆此
慮甚切

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為王母鄭
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乃立廟於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上以
穆諸典禮古無其義於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署每歲
春秋奉祭○置定北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先是遼
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暈共謀殺益其右丞張
良佐左丞房彙擒彥暈殺之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
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遺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
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員立
鎮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俱為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又奏言納哈出
據金山擾邊為患乞益兵為備 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決大為之防
與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於是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

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
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童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
安○八月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宜以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
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二三年後寬政可復也

太祖之於劉
基運等決
勝為謀臣
第一雪霜
之後必有
陽春國威
已立宜濟
以寬基乃
至言矣

諸番
朝貢
華雲龍
破虜

南番暹羅國王泰烈昭昆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喇禮入刺
下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
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童僧家奴營牙頭夜分精兵襲之
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等
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遣指揮孫泰等領官軍出
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

封昇為
歸義侯

并部下將士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團牌二皆送京師
上喜賜伯都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
見制赦其罪封昇為歸義侯賜居第京師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廖
二將之功

謹按

草木子記後以海舟載明昇及歸德
侯陳理往高麗飄然入於海矣

太祖葉奏祥
瑞令奏災
異亦天下
之明君也

正十月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
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
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
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傳
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
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於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
子孫世襲續是年彩鳳嘉集集於殿廷上不以為意而生驕心惟統

彩鳳嘉
雀交集
殿廷

子孫世襲續是年彩鳳嘉集集於殿廷上不以為意而生驕心惟統

太祖不
濫陳寧
重刑亦
好生仁
民之君

不用
商韓
之法

招諭元
朝遺孽

兢業業以畜維國家耳。○五月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頭抽脇之刑秦夷之誅而國圉城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主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壬子洪武五年

正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恃遠弗臣遣翰林侍制王禕行泰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廣西右江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吳良為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兵戍遼東命靖

增海洪具
植運餉
東

歷代傳國
未獲統兵

王保未
擒前元太
子未知音
問太祖慮
此三者意
深遠矣

馮勝之兵奮
入於元勢
如破竹元

海侯吳禕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顛。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造與之券成。上給賜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知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和林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為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為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遇元岐王兵於別力篤山力戰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京敗元將失刺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兵朵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瑄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敗其守將

李卓古抄對皇明通紀卷之三

將不度時
勢敢與之
戰是魚蝦
與蛟龍聞
矣不知量
也

馬中
流矢

馬足跑地泉
水湧出以
救三軍天
之羽翼我
太祖也至
矣

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在勝等分布戍守扼塞關塞而還○李
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刺奔來虜連道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
里襲入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於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
程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
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
却追至騁海虜來益眾文忠據險為寨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
故道乏水渴死者眾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
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為文殺牲以祭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
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
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牛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
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於公臣廟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

三征苗張連
克四十八
洞御愈吳
良等功亦
大矣後之
肖像功臣
祠配享太
廟宣載

禎祥
寔由
聖德

太祖不費肉

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為偽僧○令山南北平河南山
東各造獨轆車一千八百兩以備軍用○夏張州二十八洞及九溪九渡
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為
征南將軍楊璟為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陰侯吳良率
寶慶衛指揮胡海等征銅鼓五開潭溪清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
寇誅其首惡撫其餘黨復業九平峒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
洞蠻夷畏威懷德輸租奉法令地方遂安○五月上以海內宴安思
化民俗以歸于古乃詔各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
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禎祥實由聖德上曰朕寡德不敢當
之且草木之祥生於其上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
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秋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十月詔免應
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十二月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

李守晉... 洪武六年

以飼虎也
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
率獸食人
者異矣

吳禎督
餉定邊

太祖不以
得地為喜
崇德意也

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
光祿也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
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遂擢是
職續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邊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不廣而元主荒
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慮不及此

癸丑洪武六年

江廣洋
桑姦息
政

太祖選士於

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參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克表溫
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成子進士○黜丞相
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叅政以桑姦息政也後竟賜廣洋死詔天下鄉貢
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人年以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

初中日命
先極寺給
之隆有如
此
解士於
禁中

額內選張唯等四人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
桂彥良宋濂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
等待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
堂俾練習政事將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浙

太祖語桂彥
良以治道
天下賢君
也桂彥良
對以道在
正心等語
賢臣也明
良合德天
下不足乎

知彥良受

之慈溪人被薦召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語以治道彥良
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
期也是以君入者將念慈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
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
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
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他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太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

太祖所論皆
急於求賢
誠治天下
之根本高
宗文王美
於前而我
太祖亦美
於後矣

錄

太祖
遠

宋濂劉基 上曰濂又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受知於上如此○命
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詔科舉暫且停
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大軍出鴈門西北巡
長城外傅友德為前鋒廣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元平章孛羅帖木兒○
七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賢恒
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
而皇皇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
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以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以其有
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文藝德行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
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是年徐州人產生三子聰明
特達報聞於上上令光祿每月給以衣食然此亦見上之愛惜人才
處○上謂儒臣詹曠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為害甚于鴆毒前代

色于
理欲
大開
飾處
極見
海到

胡惟庸誣害
劉基非太
祖之明不
能大功於
外而成混
一之業哉
看未以貪
猷當日太
祖何不殺
之

惟庸誣
害劉基

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
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
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
上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絕當險民多負販私鹽卒逃遁為梗宜設
巡檢司蒞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三事皆不先關白
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高郵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具
雲休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路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墓地民弗與則建
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
欲逮基子璉欲上皆不聽惟奪基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恩遂居京師
不敢歸○以臨江侯陳德為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兵於三岔擒
偽樞密失刺罕等七十餘人師還聚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則刺河大敗
其衆斬首六百級擒偽樞密忻都等五十四人○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為

太祖所論皆
急於求賢
誠治天下
之根本高
宗文王美
於前而我
太祖亦美
於後矣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編為
辨奸
錄分
賜諸
王

右丞相右丞陳寧為御史大夫。○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
瀟搜卒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八月命詹同宋瀟
等纂脩大明日曆。○詔西番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
印俾因俗為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小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
藏其朵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十戶所九三
十六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皆僧有封為灌頂國師及化善王闡化王正覺
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詔命頒其人民間歲朝貢。○九月
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憂入者常體其心愛入者每惜其
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九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
難集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服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
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使不至饑寒也。○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各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

太祖慮軍士
疾苦不忍
其飢寒各
賜衣米有
一民之寒
由已寒之
一民之飢
由已飢之
意也

太祖詔儒臣
正文體欲
其簡不欲
其煩欲其
寔不欲其
華即孔夫
子辭達而
已矣之意

禁用四
六對偶

詔釋經註亦
太祖嘉惠
後學明經
取士之意

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
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
文體日甚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
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
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詔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
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禮 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為之當時以
聖節冬至正且賀表之類臨時惟書膳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謝頒
賜表之類一切革去不用以省繁文至今便之

詔 翰林脩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以恒言註釋群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煩而旨深乃詔
克表等取群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
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

五百五十四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為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群經類要

太祖書論
英發不
辭故常
正在此
處

謹按 順天日錄云 高廟看書 議論英發不羈 故常每排宋文公集註 常呼為宋家迂濶老儒 因議論語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 辨曰夷狄禽獸也 無仁義禮智之道 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入亦知 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 宋儒乃謬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 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 孔子之意蓋 謂攻去異端則知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 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 精之為害也 甚豈不謬哉 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

太祖詔儒臣
更定律法
務求至當
有出死入
生之意與
秦酷法刑
民者不類
矣

十月涼州虜為邊患都指揮宋晟帥兵討之追至赤集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速兒擒斬其部落甚眾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至是復有是命十一月律成宋濂撰表以進洛州遺官貢人參上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

禁止工貢
獻

太祖令太原
勿進葡萄酒
酒與神馬
之類也

王禮所諭成
元雲南主
之言表
忠義不負
之節重於
千古

天兵
下征

遣入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耘割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天哉嘗聞宋太祖家洪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隆起大業你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又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為中國抗哉不聽館於別室數日又諭曰子將命遠來非為身謀朝廷以雲南有萬生衆不欲殲於鋒刃耳曾不聞乎元緝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王瑄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魚遊金
中不亡
何待

梁王之殺王

以危言逼
梁王殺之
也王意无
心雖然復
何憾

王禕死
節

親記閱
仁樓

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伐及宗乃今自料勇悍強橫孰愈陳張
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之所廢
孰能興之不然 皇上命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猶魚遊釜中不
亡何待時梁主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棉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
自立於沙濱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規知梁王有二
心因以危言逼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棉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木
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續是年有一夥人長八九尺相貌奇怪
上不問其何處人恬然不以為介意及後群推消洛元君遠遁天下混
一乃知天兵助提而興大明

謹按 王子充有齊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當有可觀不幸
厄於雲南弗獲展其志君子惜之

正甲寅洪武七年

春建閣江樓於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川門內 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

四征北
虜

上巡幸
中都

李文忠佐太
祖起義兵
平定廣浙
追逐比虜
封曹國公
追封岐陽
王謚忠武
尚諒功臣
祠配享太
廟

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 上親為之記 命曹國公李文忠總兵北伐文
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
者斬其將珍珠驢至有登者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 四月 上巡幸中
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於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其鳳凰山之陽也
五月詹同宋濂等纂脩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皇
明寶訓五卷 七月李文忠領兵攻太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
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一人部衆百餘人馬
駝牛羊以萬計曹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答
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 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
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時有人上書言鎮守北
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者 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
侯禮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杖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鑑紀事本末

太祖親定服制
不薄其親者其賜名曰孝慈錄信哉

太祖徙民實鳳陽亦通變宜民之術也

甘露
憂降

太祖當大亂之後詔恤軍民有文

期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為不近人情命諸儒臣編考諸書以報於是

上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 上自序之

○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燹之後人煙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赦

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十月甘露降於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謹按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於鍾山注謂草木若凝脂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帝德動天禎祥連年憂降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敗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 上帝有責思

王加惠旁在民之遺意

妻妾
子幼
父南
子北
太相
所不
忍者

乏再三惟兵後苦歿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果顧身沒於戰場尸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各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謹按莊誦此語即大禹飢溺由己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丁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歷考三代而降入君恤念困窮惠鮮鰥寡無

太祖官功臣

燕子者尤
推恩以廣
仁也豈持
嫡子承衰
而受享已
耶其所特
庶子者抑
又厚矣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鋒銳帥六軍而四出其野宿風殲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杪鏖戰於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

本皇古此點皇明通鑑紀事本末 共氏三丁 十四

官功臣
庶子尤
太祖之
加惠者

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無所存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功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勅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靈章

正 乙卯洪武八年

太祖下詔恤
養勞民其
念民瘼也
至天下安
能不一
人心安
不歸附

王政大要教
養而已太

正月命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愛養之昔吾在民間日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五品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

植於安養
之後即選
太學諸生
俾往北方
分教其得
孔夫子既
富而教之
意與

化民
善俗

太祖詔務農
桑學校得
帝王治天
下之真筌
自三代以
來未之有
改也

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為小人近地方喪亂之餘人不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大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與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上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謹按

建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者為急此事以觀自三代而隆教養兼盡未有如我聖祖者矣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行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與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千古名將

劉基臨本德
非劫太祖
備德省刑
寬罪並用
以固社稷
耳若惟庸
奸臣不足
道矣

功臣本傳曰求忠以豪雄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計謀
於遠之畧而成此光大奇偉之勛觀其履支諒於鄱陽繫士誠於
吳會服國球而擒友定積兩廣而縛明昇隆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
擧旗於談笑之間收聲定價豈直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過也
求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何以邀封爵止爵
為侯而終復獲寵以沒豈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與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為不可既而上竟相
胡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
憤積疾愈增時惟庸蓄毒謀深惡基乃遣醫視疾飲其藥二服有藥積
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
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
璉使候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
必敗我欲秦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察為我奏其厚以
為修德省刑析天求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聖主留意基劉毅慷慨
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討

以劉基
疑子房

太祖待基稱
先生而不
名尊之至
也獨怪不
信基而竟
任惟庸為
相卒至於
敗余以太
相亦有失
也

太祖凡事尚
朴不尚粉
飾臺榭
苑囿之作
荒于遊觀
之主不同
矣

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於
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
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
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劉直
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過不宜獨
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辭甚切直上覽其奏即召還○九月詔改建太
內宮殿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奢麗習尚華靡去
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九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
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
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所司知朕之志○十一月其露降於員丘
青松之上時上詣齋宮省視壇場親觀甘露凝脂懸垂上下有若明珠
命採而嘗之入口其如錫糖詔諸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

大祖不以甘
露之瑞為
祥即著其
露論以示
群臣深得
保治之道

著甘
露論

遼東馬雲葉
旺等諸將
計收虜矢
以虎驅羊
逃之心矣
敢與我敵
乎

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
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
致咎何則九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之不
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群臣○發罪人正役屯種於
鳳陽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
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
屯種○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
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
備衛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
王富章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
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
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後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

遼東諸
將討賊
虜兵

按一本
寂寞無
人

遼東諸將如
莫陳平等
之流虜兵
見之且落
胆矣何待
戰

亡元之
兆見於
紇兩之
下

太祖遣使賈
勅獎勞亦
吳高討在

不敢徑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道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柞河
自連雲島至宿駝塞十餘里緣河壘水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返隱然
如城戴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伏兩山
間戒以聞砲即擊虜令指揮周鶚等及肅兵以俟四顧寂寞矣已而虜兵
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
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奔中遂大潰馬雲亦
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眾旺等復
乘勝追至楮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續是月天下紅雨三
日下泡連夜直至胡元北走方定

正丙辰洪武九年

春遣使賈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並為都督僉事○三月詔免阿
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處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

齒之意

太祖論湯和等防邊等無遠策其見如神

斬將奪關六敗元兵進克州縣威聲大震傳將軍其壯哉

太祖擢宋濂為學士待之甚厚卒之官其子

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通臣伯顏

帖木兒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夷可以坐制

會延安地處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

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為之備復恐文

而懈惰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

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

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四月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

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為

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

趣令取子孫官之予以子璠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復以濂艱於

行步選良馬以賜之上親作馬歌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輝焉濂素寡飲

嘗侍宴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

孫世享其祚亦偉哉

求濂

下詔求言

太祖下詔求言亦虛心之主也訓導兼居昇二方言書太祖怒其疎聞骨肉係死於獄獄與洛陽賈生輕言取禍同一類也是誰之過與居昇上萬言書

一章以賜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謹按

御製文集集語文有曰爾濂雖博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與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於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受卿翰林學士承旨且爾宜懋哉聖語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正時欽天監奏五星奎度相尅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

學正曹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著夏拜官

徑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臣

乃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昇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

二事易見而為惠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惠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

求五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

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治之

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重治難矣答杖徒流死今之五

治獄求平允

訓導居身言

詞太狂少

欠規諷其

取惑於太

相身於於

獄矣疑

賞罰不準

分封太侈

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
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
賊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王者以登仕版為業以
罷職不仕為辱今之為王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玷為幸以屯田
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羅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
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
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跌於法則必屯田
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
焚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茲邪
之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為所致乎此二者人
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
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以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逸有事則易

禁人樵牧

太祖定議廟

制亦尊親

敬祖乃仁

人孝子之

用心也視

祭紉之宗

廟弗倚焉

伯之故樂

不知康矣

議定廟制

李直臣此

備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書奏上怒其疎間骨肉連
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
牧設陵戶二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
司○議將征雲南命穎州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郭
開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坪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十月詔改建
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廟居中 懿祖居
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為
正殿後為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屋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祿則設累朝
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
十二月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為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正丁巳 洪武十年
正月進封湯和信國公食祿三千石世襲○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

李直臣此洪武十年

道 公兵三

劉基子瑄承父命以天文諸書徐服闋進上此不惟遵父命之子亦共佐國家之令器也 祀 定郊 不許四夷進貢 異物

金華○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二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瑄遵父命收諸書藏石室中俟服闋上進及鐸至瑄即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上喜欲官之瑄以未終制辭再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按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黃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行之既以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上因覽群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入父母為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為孝乃於明堂遺制即圓位之舊壇為崇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各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饗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秋南番淡巴國入貢續是年強梁欽訃四夷率服進貢殿廷置金銀寶貝獅象異物上悉去之異日不許再貢○九月詔中書省免浙西今年秋

蠲免秋

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遊山語君天下者乃古之名言山河社稷何愁不承子孫黎民何患不享 親真都 愈 大祖揮淚臨奠思良將亦仁君之大德

八郡

糧以去年水災人民艱難故也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皆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為通政使○十月衛國公鄭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計聞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謚武順車駕臨奠親擇視塋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祭於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廣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封沐英為西平侯食祿二千

李卓吾以明通外錄

樸真死

樸真剖心歿
節臨必出
言大罵也
義不屈也
心貫日月
矣大祖以
真子璵即
樸祿中封
為西涼侯
亦報真之
殊功耳

樸祿中封
為西涼侯
亦報真之
殊功耳
樸報封
侯報功

大祖徵責宦
官不許讀
書識字于
預內政以
大祖之明

五百名子孫世襲。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直厲色曰：吾為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即袖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追督真耳，不慮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兵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義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群英，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樸祿中封為西涼侯以報真功。有內使以文事內廷者，從容言及政事，上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侍得預謀者。况闕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倖專恣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

屬

懲宦官
不許讀
書識字

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父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益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謹按 傳信錄云：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翰林高廟之思慮預防可謂深遠矣。建謂聖祖此論曲盡闕寺之情，深得處闕寺之要。方世聖子神孫宜為一通置之座側。

正 四川松江等處亦為亂，命御史大夫李王為平羌將軍帥師討之。

觀心亭成

觀心亭成。上臨幸馬時宋濂來朝，乃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凡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為朕記之。傳示永久。

正 戊午洪武十一年

給牙牌以防姦

正月給朝奉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姦偽。李王討松潘亦平之。

偽

太祖親製皇
帝碑文不
用儒生份
飾是故以
昔日創業
艱難示子
孫不欲其
易視以墜
先業耳

親撰祭
文遣官
以祭

沐英奇謀往
征西番斬
首無計投
降敗走者
不可勝數
英亦人傑

戰後封黔
回公子來
公爵宜矣

苗軍作
亂

似有
陰助

此與留侯
授書於地
上老人同
一類

沐洪大敗西

置松州衛戍守其地○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

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堂於陵

所上以前所製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為後世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昔之艱難以示後世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

不給且相其善地以葬皇考妣即今之皇陵也及上得天下切念

劉之恩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為義惠侯妻姜氏為義惠侯夫人親撰

誥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八月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

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詔免應天太平鎮

江寧州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西番姚

州等處戎寇為亂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朝興

吳復張龍葉昇謝成章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首取其眾降其萬戶乞

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姚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朵兒只阿烏阿

下商莽據納鄰七姑之地英特進兵擊之十一月臨江侯陳德卒追封

杞國公續金華苗軍作亂殺叅政胡大海上瘡愈之追封越國公初

大海未遭難一日前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紅燈及既夢敵兵

有犯境者軍中輒夢大海坐胡床指麾方畧儼如生時或夜見火光遍野

洶洶若數萬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有陰助劉誠意基在元嘗為高安

縣佐縣有一老老日造庭下察基所為一旦請問曰予精天文術數今老

恨無所授之觀公聰明絕人哭識宏遠他日當為一代名臣予書願以相

付基亟延以受學焉再旬日令人召之則已不知所往矣此與留侯授書

地上老人絕類宜其佐興王之業先後而一揆者乎

正未洪武十二年

正月沐英等兵至姚州古城番酋三副使率眾遁去我師追擊敗之斬

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姑土官失納等遂於東籠山南築城戍守既而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卷之三十

番志氣不
凡豈不是
定亂良將

夷人多
變詐不
納高麗
之降

太祖以北平

久旱不雨
夏稅秋糧
盡行蠲免
厚德深仁
見矣

太祖以沐英

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并斬俘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
橐駝二十萬得納鄰七站之地歸於職方置涇州衛設官領兵守之○五

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杞國公 上親臨奠壘像祭於功臣廟 命都

督僉事張赫督遼東海運代吳禎○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

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勇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

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

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

之日聞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姦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感則師出有名矣

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六月沐英并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王為永昌侯 王弼定遠侯 張龍鳳翔侯

吳復安陸侯 葉昇靖寧侯 謝成永平侯 張溫會靈侯 曹興懷遠

班師凱旋
之日有功
封爵分
封之典當
如是耳

侯 周武雄武侯 金朝興宣德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禁奪
農時

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劳封安慶侯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太祖於播種
之時禁奪
農時亦重
農務本之
意也有君
如此何患
民有阻飢

○八月遣使賚勸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建周王官殿於開封府將以

禁奪
農時

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

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起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

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

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十月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序尊

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

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

見不須答札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永嘉侯朱亮祖鎮

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 上言其數十事皆實 上徵還以其

功臣不下更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續 武中江伯

母病子固
當蓄心至
於殺子以
祭則不近
人道論成
南海為后
監宜也
誅逆

海

太祖誅賊臣
胡惟庸之
逆党寬宥
李善長等
股肱心腹
之功臣亦
見太祖不
忘故耳

見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代獄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以祭事聞上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倫滅理宜急捕之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南海乃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宜

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躍道勒馮街言狀氣方勃舌駛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敏在右搗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拆猶奮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城頰察則見彼第內重扉伏屏幃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及都督李玉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六人胡惟庸辭連韓國公李善長群臣請罪之

誅惟庸之
逆党寬宥
善長之功
臣太祖之
見到

仲享殺
肱心腹

學士宋濂非
皇后之諫
亦覺於危
矣濂其危
哉

太祖詔嚴丞
相尊官因
賊臣胡惟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庸又語侵士安侯陸仲享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享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宋濂係慎坐當違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忍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濂博極群書名滿天下文傳四夷而於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芝園集龍門子無相謄語等書傳於世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一品衙門分理天下庶務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皇明祖訓

李自子口封異皇明道紀卷之三

唐諱逆罪
也為後之
子孫誣也
其謀深其
慮遠矣

詔罷丞
相寺官

太祖滅蘇松
嘉湖稅額
亦通交宜
民之道宜
如是其豈
有厚酒拔
其間

詔減四
府稅額

命沐英總
陝西兵討
和林

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剝全家處死二

太祖滅蘇松
嘉湖稅額
亦通交宜
民之道宜
如是其豈
有厚酒拔
其間

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中自是號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徐常一大將統兵二十萬圍

太祖滅蘇松
嘉湖稅額
亦通交宜
民之道宜
如是其豈
有厚酒拔
其間

蘇州百戰而後克之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

太祖滅蘇松
嘉湖稅額
亦通交宜
民之道宜
如是其豈
有厚酒拔
其間

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時元偽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上命沐

太祖遇災而
慎大赦天
下罪人亦
省躬悔過
意耳豈忍
坐視天災
而慢大不
戒謹哉

詔李善
長理臺

蠲免天下秋
糧停罷三

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衝敵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所指皆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四月命群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太赦詔曰朕以冰德託於萬姓之上奉天動民於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姦擅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其非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其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六月詔曰朕荷上天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吾民之所供也今民未甦詔告有司今洪武十二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

蠲免天下秋
糧停罷三

即胡廷瑞改各時

季京言此點是月二更也元宗

府工役皆
為天變也
太祖其教
天恤民哉

太祖置四輔
以肅治不
敢以天下
而獨理有
舜臣五人
而天下治
之意

和尚計
謀人妻

周氏不
能自歸

良董建齊王府宮殿於青州美董建潭王府宮殿於長沙諭之曰昨者
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後作宜皆停罷

謹按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敬戒未有如我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於太廟必
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祐龔敷為春官張
政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論治
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
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詔列侯楊璟薛
顯并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續楊子江邊稅家妻周氏
有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老嫗常送花粉往來久之甚熟一日夫出外
周氏邀嫗同眠潛將僧鞋一雙安凳上迨夫歸見鞋怒責周氏通和尚誓
去之周不能自解年二十三生一男歲餘明日將與夫辭別泣謂曰去燕

法母家
天殺他

事久
終有
明

密擊大
明鼓

有婦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堂夫妾有呱呱兒撒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
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漣而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夫夫心番覆曾不記
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有更移吁嗟一女子方寸有天知既歸婦家惠明
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一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母周笑問何
謂惠明以夫妻情厚吐露前情周氏密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鞫其事惠
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僧衆六十名邊遠克軍
此紀平雲南貴州以後事自辛酉至壬申凡十二年

正辛酉洪武十四年

徐元帥有不
測之機湯
和有奇謀
之業出塞
一討穎不
花寺迤去
无他

正月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
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并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
別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
面克高州高州全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直并其部衆而還○三月

詔免五郡秋糧

詔仍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謹按

並誦大誥謂五府京師羽翼之郡肇基先帝之民天下既平數免

聖祖所以優恤五郡之民者恩至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太祖創編賦役黃冊時

時零冊

太祖頒經書於北方以知學見學於之有益於人也夫矣君子謂太祖深知治本者以此

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後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都曰坊近城曰鄉都曰里十年一周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

定翰林官品

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為正五品衙門先是設翰

太祖許德四雙

德與出師討

張忠勤不

情年雖近

而志不衰

所謂老當

壯其德與

之謂典

德與忠

勤不怠

周將軍忠勇

楊名重人

納款投降

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及直學士侍制應奉之設至是官制始定○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嬰錄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古忠於為國者盡智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征交趾朕嘗嘆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興年老不敢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為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人見其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時四山水盡源通塔車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傍近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於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效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

德與討蠻還
京亂定功
成太祖頌
勅慰勞賜
田一庄亦
報功盛典
也

賜田一庄
太祖雲南
未定命將
出師盤地
勢以示其
險易蓋天
授非力也

來西南諸夷歲為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於今化弗循教征弗畏
威蓋恃崇山之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
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
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
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未幾皆平之德興還京上頒勅慰勞賜田一庄
○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其險遠
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王
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軍率師二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
張龍王弼都督張銓并皆從征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
知其山川險阻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計當
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
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

大軍直
擣雲南

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
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
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及師行上出餞於
龍江旌旗蔽天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
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帥大師由辰沅趨貴州十一月進攻普定

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仡佬聞風迎降○時閩南廣東群盜為亂擄徧嶽
命南淮侯趙庸帥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
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往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

將士吳良卒
太祖痛悼
輟朝亦仁
君也

無虞心
乃可破

吳良卒上痛悼輟朝親為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祭於功臣廟○十
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
遣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曰彼謂
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

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

神兵飛至

傳友德用術美之謀可謂万全之策

砲鏡齊發

友德大破雲南兵梁王先縊其妃後自飲其藥逝生无路一夢付南柯矣

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滾盾砍敵軍敵氣奪劫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鏡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并帥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並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而友德并兵亦敗諸夷城烏撒初友德自曲

奮冠復合兵

末戰友德出奇策文破之傳將軍真百戰百勝而巨

友德平諸

萬善齋

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通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寶間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振盛寶下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鋪方具亦軍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之實下合勢迎戰我軍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輿墜馬死我軍勢益奮繼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二千餘級寶下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續上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此何物對曰網巾用以裹之於首則萬髮皆齊矣上遂悅明日朝罷召道士來命為道官頒網巾為定式蓋元以前無此也

臨安寺
慶次弟
皆下

沐英平諸
又取臨安
寺處似此
重署智謀
古今所未
有也

太祖即位十
五年下十
二詔蠲免
稅糧可謂
愛民之主

正 壬戌 洪武十五年

正月沐英等率兵略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
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
尾上下二關號險要王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眾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
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出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為犄角勢別
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
遲明我軍踴躍譁呼賊眾驚亂斬關而入海帥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
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
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略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
平○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謹按 建泰親 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此
十五年而蠲稅之詔九十餘下自漢文帝而降未有厚下愛民如

者

置錦
衣衛

趙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程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東莞諸寇盜皆
平之○三月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
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
司推鞠

多此
一

傳友德承勅

勇畧者聞
諸寇相率
未降傳將
軍亦人傑
哉

謹按 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皆得罪以
所係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復申明翰刑之禁凡有罪囚俱送法
司二十六六年臣謂既置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鞠多此一司矣只
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為是且武夫為暴其於鞠獄尤非所宜

正 四川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諭傳友德曰諸蠻同官軍散處
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
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
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為撒烏蒙芒部
三部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英國公○宣德

考較空印之弊

考較空印之弊始用勅合之制非太極天聰明見万里孰能知此空印之弊用此勅合之制哉

始用勅合之制

侯金朝興從征雲南卒追封沂國公○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九攻破赤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勅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上大怒曰如此你獎職我遂大行考較將各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州官多論定輕者調發充軍或斷發工役內外官僚坐票大半遂議用半印勅合出納關防其勅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一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處行部都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勂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勂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勂合底簿拆粘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

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為定制

謹按此節前代刻本刻行防奸符契遺意良法也

遺意良法

皇后恭儉寬

仁御下有恩女中堯舜我后有焉太祖得之非天作之合哉

皇后寬仁

正 是月丙戌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而衾裯雖弊不忍易每製衣裳餘帛緝為巾褥織土治絲有荒蕪棄遺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也 后初未有子撫育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安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每殿前決事后必潛聽之如聞上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從之決事多從 續 是時風調雨順國太民安上以

李貞吉此節皇朝通紀卷之三

三

太后諫太祖
罪文正事
與夫兵與
民沈萬三
富可敵事
此仁后也
自三代以
來無有也

上幸太
學

后終不肯藥
慮及殺醫
仁后也大
祖終身不
復立后仁
君也

為太后所致凡事每決之不敢自恃維斷以損厥德○文正鎮江西荒澤
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
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
皆其智勇也况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 后言是也後文
正復出怨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 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
殺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 上幸太學還 后聞太
學諸生有携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為求制至
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
服藥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典罪而
就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為汝貸之耳 后終不服藥
而崩年五十一 上勸悼終身不復立后○九月葬馬皇后於鍾山孝陵

諡曰孝慈皇后

謹按 三代而下創業與王之始未有如我 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
諸 卷之末樂元年六月加諡曰孝慈昭憲至 仁文德承天順聖皇后

不渡五

沐英平雲南
擒將獲
輜重亦解
大同之聞
沐將軍其
雄哉

沐英
計平
叛夷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討平之先是太軍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蠻部
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糾其
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圍也糾集蠻眾二十萬來攻進逼
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誠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陣上
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
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
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眾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
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
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續 洪武二十四年誅涼國公藍玉收其黨
四萬餘人殺之初玉出師時諸將十餘人陛辭 上方與玉論兵命諸將

李貞岳此

三呼不如一麾

太祖詔高僧分侍諸王

而僧道行不往蘇府此中便見天意在燕永崇為帝非偶然矣

廣孝之遇劉基

退三呼其三不應王舉袖一麾諸將即起 上甚惡之後遂以重謀之所 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皆併於此矣 ○癸丑六月旱 上於丹 墀祈雨皇太子跪進蔬膳數日不雨乃禱曰應天及刑部囚九三千餘天 苟不欲殺之三白即雨朕即釋之不雨乃天意不欲其生當盡殺之果而 不雨遂盡殺之後五百始雨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 持慶壽禪寺

謹按道衍即姚廣孝也姑蘇人幼出家為僧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 時為燕王廣孝自請於 文皇帝曰殿下若能用臣當奉三白帽子與 大皇帝戴也既而 文皇帝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蓋王上加白乃皇字 是時廣孝已知燕邸異日之必有天下為皇帝矣洪武末靖難兵起皆 廣孝之謀也未幾初由僧錄司左善世徑擢太子少師輔導東宮復其 姓名竟不為廣孝娶妻卒封榮國公謚恭靖配享 太廟按姚廣孝之遇 文皇帝猶劉基之遇 太祖皆佐命天畀非偶然也 文皇帝時天寒甚 文皇帝 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皇帝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 其時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 文皇帝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

之忌也廣孝對曰 聖殿下是箇龍正要大風雨方助得勢頭起臣豈 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急行毋後其後果驗

太祖置殿閣 學士以待 儒臣自三 代以未諸 居莫及焉

始置殿 閣學士

十月置諫院官以著儒劉靜閑賢為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 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十一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 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 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十二月封都督僉士李新為 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 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校卒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 勇騎士三萬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疋

謹按國初備邊惟以督軍屯田訓練士卒二者為急此兵食所由以足 夷狄所由以畏邊境所由以安萬世所當法也

精誠 錄

正癸亥洪武十六年 二月命魏國公徐達率列侯郭興趙奮薛顯周武謝成等巡撫北邊訓練 士卒○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

太祖精誠錄
一書則人
道不矣有
國所當益
經世之嘉
謨也

沐英晉
鎮雲南
太祖使晉沐
英鎮守雲
南者以英
有斬關奪
將之才或
人不敢叛
故也

太祖優待恂
寺普儒其
言詞禮貌
何非謙遜
洋海宋諸

乃莫是過焉

給諸番回勘
合淺古未
有太祖給
之以社姦
詐之弊其
他見哉

山甫善
鑒人

教太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
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
書成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命復鳳陽臨淮二縣民雜差傅友德等
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偽平童高生復平麗
江府平津寧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數十萬戶上以雲
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甸
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徵者儒崇德鮑恂上海全忠誠安
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
命為文華殿太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
卿等年老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
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賜
勅放還

謹按殿閣詞林記廖道南曰粵自商山茹芝宜鴻寥落上下千載故人
所傳何已思誠賜勅恂詮被寵麗眉皓首安車蒲輪雖竹帛所書圖盡
以加焉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直為難辭遂命禮
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姦詐之弊但遇入貢
咨文俱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
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安陸侯吳復卒於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
祭於功臣廟 肇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興一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
名故止名興以別之

謹按與之父略山甫善鑒人 太祖龍潛時嘗過之山甫驚異急具饌
上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也自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此公宜謹視之復以女入侍後為皇寧妃下 孝慈心朋嘗攝宮事後山甫
進封營國公次子英亦封 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十一月建滁陽王廟於滁州以報祀郭子興子興女亦為 皇妃生蜀王

豫王及如意王

正甲子洪武十七年

太祖以科舉
三年一大比
自是遂為定制
是歲又令各布政司直
隸府州縣舉秀才
人才必由鄉舉
里選知州知縣等官
會同境內耆宿長
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
先從鄉里保舉
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
許進呈
若不行公同精選者
坐以重罪

謹按是春始頒科舉成式既復申薦舉之令聖祖之意蓋欲一舉並
行不悖不使天下有重支輕行棄本趨末之弊誠開國之遠猷焉

太祖謹內臣
之防是社
外臣交通
之弊其明
見肺肝及
漢唐元及
也其貽禍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母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
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
宦官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賈祿為姦假藉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
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及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

可勝言哉
謹內已
之防

監也朕為此者所以戒未然耳
謹按三代而降人君謹內臣之防未有如我

太祖於平雲
南之後命

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

功封侯報
功之道當
如是豈有
厚薄於其
間

胡海東川侯 陳桓普定侯 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

平雲南
功臣

券子孫世襲其仇成 張龍 王弼 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
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 吳復 金朝興先卒亦授世

太祖於文忠
功臣之卒
痛悼不止
親製文以
祭亦仁德
之君也何
痛於功臣

襲侯爵鐵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三月南國公李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弟視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 上痛悼輟朝親製

親製文以
祭亦仁德
之君也何
痛於功臣

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 太廟聖祿功臣廟位

親製文以
祭亦仁德
之君也何
痛於功臣

列第三文忠器量沉闊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益壯

親製文以
祭亦仁德
之君也何
痛於功臣

故有不戰上必勝東征西討挺立殊勳威震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
釋兵家居恂恂若孺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雄壯

文忠文
武全才

河南大水禾稼蕩盡黎民祖飢太祖不忍坐視即命附馬李祺往河南驗戶口以賑恤之亦仁主也
太祖以厚禮待陳遇每車駕幸其宅稱為先生而不名亦法劉先主三顧之

可觀 上嘗命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始定都察院官制國初置御史臺從一品衙門設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正七品衙門止設監察御史至是始陞正二品衙門定令官制○七月河南大水禾稼蕩盡命附馬都尉李祺往同有司驗民戶口預為賑恤祺善長子也○九月江寧陳遇卒遇初為元溫州路教授兵亂退隱於家國初以秦元之薦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禮待甚厚稱為先生而不名車駕屢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常命為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為太常卿為禮部侍郎最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每召見賜坐顧問賜宴賜肩輿校尉十人昇其出入前後錫賚典美群臣以過被譴者率為救解 上亮其誠未嘗為忤命其子充宿衛亦辭蓋恬淡靜退始終一致至是卒遣中官賜祭及賻賜葬鍾山若過者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矣○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

志也

元統言曆法亦經回之大典不可紊太祖以曆法難推只依洪武甲子為曆元此種見也豈他人推算所能及哉

二統皆難憑

是年颶風多起於遼東

來尚矣今曆雖以太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統曆元推演間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王者藉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編惟數可以推其幾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擢統為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矣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亦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與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是年遼東多颶風命東川侯胡海榮陽侯

太祖命造巨舟以備遊預防之術見矣

徐達卒

視喬木之擺折而知大臣之有故太祖之見神於下

萬里長城之寄

太祖親製神

鄭遇春督金吾并衛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魏國公徐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

乙丑洪武十八年

二月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上勸悼罷朝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續皇殿西邊喬木於是年正月午刻忽被風雨擺折上朝暮視朝每不悅侍臣請其故上曰今年為朕腹心者恐不能晏然是以不悅時至二月徐國公果卒於病上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朕心督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於邊胡未殄朕方倚重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身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夜不寐歔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乃著其動刻宣於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

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舞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與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太廟塑像祭於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各上所賜名輝祖龔魏國公添福勳衛增壽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仁孝文皇后次安王妃次代王妃

尺心為國痛悼不已太祖之不忘功臣有如此者

不忘元助

武寧王北向四拜三叩頭而出

不納姑蘇絕色女子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新澄練子寧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受翰林脩撰

謹按徐武寧王天性端謹重厚上下咸敬而愛之傳信錄記其十二事舊內為吳王時所若宿為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拜階下北而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日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婦堅求與友以侍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資粧且謝負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新澄練子寧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受翰林脩撰

武寧王北向四拜三叩頭而出

宋訥上守邊

策言入
發語之經
畧有古者
寓兵於農
之意聖子
神孫舍此
無以為業
矣

守邊
兼

五色雲再現
太祖不以
為賀其前
代諸君喜
言祥瑞者
不同

謹按

黃子澄初名提練子寧初各安俱以字行後並死於建文之難丁
顯後獲譴歸德業元開焉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
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空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
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
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
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
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
久安邊之策也 上善其言

謹按

此策在承平
時尤宜行

四月五色雲再現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
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
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謹慎之志息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湯和諸將率
師勦捕盜
寇諸洞功
過衆教

湯和乞歸故
鄉太相厚
待之亦見
手足腹心
之愛

周德興卒

謹按

開國功臣錄諸功臣之卒凡祭賻贈卹恩典皆備載德興無載者
蓋獲譴也餘倣此

太祖詔戒奸
貪刑具庸
以息天下
之謗太相
其明見萬
里乎

○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寇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
之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底其
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獲四萬餘人旋師是冬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之骸骨上喜之賜鈔五萬俾造第
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
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十取二為兵以守之 時戶部侍郎
郭桓等犯賊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詞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擬罪
者數萬人招指賊鈔寄借滿天下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司逼
令桓等妄指平民皆歸謗朝廷於是遂將審刑司右審刑吳庸等凌遲示
衆以息天下之謗乃編榜天下 續是年黃河清一日濁一日 上不為

太祖不計黃

水之清

德以直

當如是

為民造福

夫赦不赦奸貪也

太祖以水旱

介意惟脩德行仁以恤民瘼待臣宋濂曰 陛下若此真子民父母矣黃

河之水清濁何與陛下 上然其言以宋濂為學士承旨知制誥詔曰

嗚呼罪盈自已蠹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闔部等刑部尚

書王惠迪闔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闔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闔部等禮部

尚書趙瑁闔部等職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間賊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

民嗚呼朕為民設管為民造福必欲除姦復生姦甚擾害吾民實朕不才

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以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

食不安以直民康仰天俯察求治姦貪愈增若此人心為之奈何自詔之

後九擾吾民者太赦不赦○以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三吾湖廣之茶

陵人博覽彊記元為廣西儒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茹瑺薦召拜是職時

年七十三矣○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自即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

暇食以惜生民奈何內外之臣敎用弗當實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

相仍罪已失德十三詔蠲免秋糧麥恤民瘼也

謹按

自三代而降人君憂恤小民未有如我

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

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

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九月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

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至

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

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

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可以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

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十月命平涼侯費

太祖論武臣子弟讀書及諭勸農桑此二者皆經國之根本子民之要道也聖子神孫克守以經濟同患天天下不長求富貴不長保乎

蜀王命未反
作四箴以
自傲亦發
王也太祖
稱爲蜀秀
才豈虛語
哉

四箴
自傲

謂我爲
反末

國初
名僧
二人

聚爲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叛酋平之○命蜀王閱武於中都
蜀王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上所鍾愛呼
爲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荆蘇
伯衡及各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祖訓
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
以自警

謹按

承復字見心後以賦詩含譏諷被戮所著有蒲葦集行世見心嘗
生雉尾座中紅簫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王盤醒醒出上方稠疊溢
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
反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
何物姦僧敢大膽如此遂誅之宗泐台州人傳通古今九經書過目輒
能誦善爲詞章住持京師天界寺上一日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蓄
髮授官固辭上不欲奪其志從之賜宗泐免官跪奏詔著心經金剛
楞伽三經有全室集行
世國初名僧二人爲首
詔天下畫黃公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室者其宗論罪並作築城役

按一本
時告枉
其重令
益嚴作
時嚴告
枉之令

太祖論罪作
城役以爲
積歲官吏
民害者戒
法當如是
耳厥后太
祖閱孝子
季煦之訃
而赦其父
亦以風天
下之爲孝
子者
李煦孝
子

太祖命儒臣
編集存心

有朱奉用者泉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
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資
力豈足堪此吾且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爾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
二弟共守不寐季用由是得不死時告枉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戍雲南
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訃
不誣皆死萬一吾父由訃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
政司以聞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錄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
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
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之同郡王叔英倫撰爲作孝子傳
以傳

謹按

國初俚諺云爲官不要錢工役無盤纏葉居且馬言書泉亦謂屯田
二役爲必獲之罪一時法嚴如此
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名祥瑞異可爲鑒戒者爲一書名曰存心

錄有躬錄
無非使為
君為臣者
知明監戒

錄又命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丙寅洪武十九年

存心
錄
省躬

春命穎國公傅友德同長興侯耿炳文等再征雲南貴州等處勦平蠻夷

詔養老
以風天
下之尚
齒者

正官歲
一存問

○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生把持官
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畫數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議定各
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輪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
者為令○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
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若
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
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
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差役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
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請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為令未幾上復謂

大祖詔天下
行泰老之
政而論及
呂尚養
者見老成
人不可不
敬耳

老人古
人所重

御製大
誥

太祖作大誥
訓臣民欲
其法善以
戒惡者深
且切矣

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
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
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七月詔舉
經明行脩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
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
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
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
司按察司用之○八月陸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十二月御製大誥
三篇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天下臣民滌元之汙俗往往不安職業編羅
憲章欲倣成周乃法大誥治之製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
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
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

作大誥
三篇
忘源失
委承訛踵
謬

太祖躬耕籍
田重農意
也萬世而
下芳規歎
範誰有能
及之者

耕藉
重農

太祖命將胡
海等出師
討遼賀謀
燕倫前後

又作三篇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焉 上親為之序

謹按先是中書侍郎郭桓等犯賊事竟連坐者衆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如有此一本若犯答杖徒流罪各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見大誥未條後來官府大獄遂有大誥減三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槩以為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三等誤矣天下事忘源失委承訛踵謬如此者何可勝歎

丁卯洪武二十年

二月 上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諭之曰耕藉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農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早服於此非徒為燕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

續是年各省大豐民安事治 上甚喜之令光祿寺設豐年宴以享太平盛事○時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尚擁衆金山時為邊患命宋國公馮勝佩征虜將軍印率列侯郭英胡海張龍王弼等統師三十萬往征之師至金山納哈出懼而遁勝

精騎窮追之至乙迷河納哈出知不可免乃乞降并降其學士也先帖木國公官童等所都共二十餘萬悉驅入山海各城屯住捷聞 上大悅旋師城大寧○御註尚書洪範成命替善劉三吾序其後○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員次其事悉書姓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謹按宋李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無井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也嗚呼自井田而貧者地無立錐君子已為長太息矣至此復增詭寄之弊為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稅以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惑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於貧富

惟身納哈
出雖擁衆
金山何足
恃乎相率
歸降而已
命將
討遼

太祖革詭寄
田稅之弊
命造魚鱗
圖冊以防
之此法迄
古所未有
太祖其初
業之賢君
乎

魚鱗圖冊

不效使姦推得以為亂我

聖祖所以深惟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

餘也今日此弊視國初益甚矣經世君子其可慮乎

上嘗微行暮至朝天宮前一婦人衣衰麻而大笑

上問之曰觀爾

被服若是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

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也

上

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骨之所也

言訖忽不見

上因識其處明日命使往視之則黄土一堆草木蒼蔚

掘地數尺有誌石焉視之晉下壘墓也面如生色兩手皆拳其指甲長出

手背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上念其忠臣也命掩之仍為立廟命

有司春秋享祀之

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先是真既歸

附歷江西山東叅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

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二子○九月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食祿二

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己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

年每歲一行拆衝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

軍糧餉有功封舳舻侯食祿世襲與赫同○十一月永成侯薛顯卒追封

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高鈞為翰林侍講學士○十二月命征虜大

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

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

正戊辰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

結皆于馬龍他即甸之摩塗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

五百級○三月平緬復舉眾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誓其肆沐英自

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

眾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

沐英全諸將

破賊之術

諸強片甲

沐英全諸將

破賊之術

太祖論功封

侯何真在

元未歸附

大相蕭英

誠與諸將

同其侯封

蓋不追其

性不相其

將來也

命征北

虜

命大軍

征勦

元回壯哉
沐將軍再
世之孔明
也

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
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
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且賊悉聚驅百象來戰
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旁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
勢恃以張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齊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
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斃者一隊必
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為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
星流烟飛雷擊雷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為之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
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少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
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塵埃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塵不移
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蠟
以死渠帥乃斯即斯即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

沐英大
破平緬
象陣

元坊古所

未有建之
自我太祖
始太祖其
旌表入才
之芳規乎
建坊旌
亨泰

者百無二二自是諸蠻龍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議進士賜任
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
建坊自此始○東莞伯何真卒上親為文遣奉御祭之命其子榮襲封
東莞伯

何真
之美

謹按真初與元末群雄方國珣陳友定等同時而起各據一方惟真能
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真主光被軍策勛盟府大派一時
群雄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事上夙夜畏威惟勤一時黨禍方熾
而直獨無所染事高皇諭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一時功臣
所難也若真者不獨為識時
務之雋杰雖謂之賢可矣

藍玉破
藍將軍出師
直搗虜營
如探囊取
物擒其虜
將獲其輜
重庶解我
明之恨

藍玉等進兵至哈刺哈河前鋒探知虜營不遠來報玉等帥輕騎街
秋捲甲倍道而進出其不意直搗虜營虜王脫古師帖木兒大驚帥士餘
騎潰圍走其將蠻子木剌來拒我師奮擊擒之獲兩營輜重金寶及馬四
萬餘俘其衆五萬餘人復追至捕魚兒海生擒虜將咬咬司徒十不刺王
子及後宮后妃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疋牛羊輜重無算都督俞通淵

藍玉等進兵至哈刺哈河前鋒探知虜營不遠來報玉等帥輕騎街

四泉湧出救軍士之渴天助之非人力也

天助泉

何福又帥師至曲律運河招降平章阿晚木等人口馬駝亦萬計乃旋師是役方大軍之追虜也進次遊魂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至一小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土馬就飲得不困之餘流溢如溪衆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至是泉湧悉與夢符至等還至京獻祥上大

祥徵治

太祖不計雲物之祥其

唐諸君三代之主大

彩緞四十疋餘有差
謹按初元順帝道于沙漠既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征蓋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殺其部屬皆散奔其後裔自是日徵皆君弱臣強今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正統中之也先近日吉囊俺答不孩之屬皆小王子之強臣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覓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所致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

不相類

葉昇平諸賢

與夫馬勝等平叛逆皆奇功也赤心為國竭力從亂忠哉忠哉

葉昇平

諸賢

馮勝討平叛優

手勅褒嘉湯和

弭苜來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葉昇平等至晉是勦平陸肇白照水腦等洞蠻寇七月復進勦東川托達烏路大發等寨皆平之○傅文德率兵至雲南討曲靖普安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蠻寇叛服不常者戮之脅從者諭遣歸業都督張銓從征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遣兵隨征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八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十月納哈出所部達軍有安置陝西者中途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追至延安麻街等處勦平之

謹按宋儒胡安國曰以若胡而居塞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胡猶夏之為防階其禍不可長也夫以開國之初猶有此變承平之際當何如其耶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陞辭上降手勅褒嘉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二百

解縉奇才被冤
縉奇才太
祖詭幸之
惜有才而
以逐朱不
微若用太
祖遺端益
進其學使
之大才當
晚成勿使
為時所傾
真愛若已
子然哉

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彩緞三千端。以度吉士解縉為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上親選拔為度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庾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有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九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表恭怙勢必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訴其姦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縉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我則君臣恩用猶父子太

大用
晚
縉
解縉封事其要畧有云
陛下進人
不擇於賢否
授職不量於重
輕建不為君用之法
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黨罔上欺法為姦之
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
陛下神聖有開日月之照
每多自悔之時
輒有無及之嘆又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於不末

祖此言矣
故解縉之
前若縉其
曠古未有
之遇也

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大常非俗樂可律官妓非入道所為可以禁絕釋老之仕者且出之使復入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用方何煞神天德日德之類最甚不經但由播種之時不用建除之說又言陛下天資清明而孝問不克善端開發而心李無素與師取寶直為莫明神德徵應誣謾莫信申明旌善之亭徒為虛設蓋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相宜備七節之制庵寺宦官乞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待掃除之役勅有司課弓手教民其習射於農隙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因州縣孝廉人才驟廢華要推埋負版者冠裳輿馬赫奕賢者羞為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蕪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弱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話且任用忠良勿任意喜怒生殺按解縉封事萬言皆治平良規惜不能備錄也抑縉言切直如此 聖祖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王成之恩猶父子焉 亦一時非常之遇也哉

卓敬論事剛直无所規避卒於建文之難也

卓敬論事剛直无所規避卒於建文之難也

謹按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侍郎堂呈奏防宗

此紀天下太平賜一資功臣還鄉以後事自己巳至戊寅凡十年

正巳巳洪武二十二年

春上以天下無事閣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爵上賜王弼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曹英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二千錠彩緞三十表裏安富厥家英通源各賜資有差

太祖報功之厚

謹按我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崇其爵馬重其祿焉未也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儀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於世嫡焉未也衆子庶子皆官之焉非子尚公主則文為王如馬猶未也其遺神也安富厥家之金幣焉有造第之緡錢焉有葺先塋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此其周且厚者厥後功臣不保終者無亦其自取也夫

四月置詹事府官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鏐為詹事先是惟以廷臣兼東宮輔道未嘗設專官至是上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唐鏐為

唐鏐為人重厚德量可嘉太祖任之以輔導東宮得其人矣

人謹厚有德量亦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唐鏐為人重厚

謹按

鐸鳳陽虹縣人為入重厚慎密大誥稱其始友及臣數十年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其德量可見

詔以元良哈之地置三衛元良哈古山戎也歷代為渾莫系為奚契丹時本軍征敗北胡朵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為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平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濟陽鐵嶺至關原曰福餘以其酋為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冬沐英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百五十貫文綺百匹別賜鈔五萬為鳳陽建第費上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英遂回雲南

正庚午洪武二十二年

正月肅清逆黨榜列勲臣凡五十七人功高物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宣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

榜列勲臣

太祖寵賜沐英其亦厚待功臣總之為保國計也

太祖肅清海

內之後標榜列元勛按徐建為首徐餘皆次弟之則知徐達之功大矣

建功者十五人

太祖功臣不止於此若有未盡者此特畧記耳

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榮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皆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靖寧侯葉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父功而封者四人開國公常昇斷春侯康鐸全寧侯孫恪西京侯濮瑋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覩望來歸者七人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臣營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

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共五十七人

功臣封侯五人

謹按定遠黃金氏所輯功臣錄詳矣然亦遺景川侯曹震不載孫恪孫吳祖之子功臣錄止著其歷官都督亦不載其全寧之封以此知尚未盡

六征

太祖於李善長賜其功者皆善長之自取以其請先也子人何尤

正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文帝時為燕王命李穎國公傅友德等北征沙漠至迤都山擒虜將乃兒不花而還命東川侯胡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三月師度九溪大庸度天大嶺六古甲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二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例賜海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二千錠幣帛六十四匹歸老於家是年海卒○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二千四百石既又有以胡惟庸黨類為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肅清逆

仙人張三

天地間有此
等異車亦
難憑姑置
之而已

三丰佛
神長往

湯丘玄
清室

謹按 韓國之獄當時群臣皆不敢救惟解縉代稟部郎中王國用論奏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
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
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方亮耿忠於琥凡二十
人○詔求仙人張三丰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
脩鍊手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
傍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
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談斗升輒畫或辟穀數月
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卧雪中齟齬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夫柱
五龍南岩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為弟子三丰使
居五龍自結草庵於展旗峰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至至是
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見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

史賜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仙凡路
隔不可
力致

刘基積
忤被惟
庸所害

太祖劉基
加其孫劉
為世襲此
不為過

徵著儒
備纂書
傳

謹按 雙槐歲杪記云瑞枝王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
兩露高標借帶古煙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真浪誇便欲
載回天上去擬從神望借靈樁此詩三丰遇老詠揚州瓊花以自况也
未樂初 文廟復累遣使致書求之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徃物色之不
能得粵濱逸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畫妖妄耳今
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則又歷歷皆實有不可盡以為誣者要
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道骨但
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強為也
秋詔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十月命劉基
孫劉為襲封詔意伯初 上封基爵止其身不世襲也既而基積忤胡惟
庸為所害基子璉為江西參政又為惟庸黨布政使沈立本所劾發憤成
疾卒於官及惟庸敗 上甚憫之至是命璉子薦襲封增祿二百六十石
共食祿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學士劉三
吾同徵至著儒臨安錢宰等脩纂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
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

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太祖凡議論諸書高出人一等豈經生所能彷彿萬世而下亦惟我太祖一人而已

謹按 野記云高皇帝聖學超群以尚書為義和惟天陰降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嘗謂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谷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於今未嘗置書於馬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為書傳會選刻示天下學若其畧曰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為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時并令儒臣脩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士不敬論且命金在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禮自隨祖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在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禮自隨祖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齋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所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刪去

太祖封降王

上於是年八月封降王初明具據全蜀上命廖永忠湯和征之其懼面縛獻璧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至京上赦其罪封其為歸義侯賜居第京師○又於是年加禮隆官九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鈔券子孫世襲先是真既歸附歷江西山東叅政山西浙江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賜第於京師官其二子

正季未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耳雷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許觀一 家死節 傳郭二將 軍士征比 霄

謹按 許觀貴池人鄉試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建文中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二女亦死節云
故元遼王阿札失理寇邊屯朵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五月至哈者合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為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六月至黑領鴉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疋數多七月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

嶺寒山至磨鍊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札都遜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
能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入馬而還

傳友德
功冠諸將

謹按定遠黃金曰頴公之為將也英姿瓌氣猛奪虎貔出奇制勝料敵
虜畏其聲庭蠻夷為之褫魄豐功盛烈足以冠策府而鎮萬里蓋天眷
聖祖裕萬年之興運故生此名臣推陷廓清佐成混一不拔之業如此
夫豈偶然而已哉建按我朝論開國功者必以六王為補首然以傳
頴公之勳烈較之其猶在寧河東甌之上與開平岐陽比肩乎奈何卒
累黨禍孽封無聞今六王之後咸
復侯封而無入為頴公訟者惜哉

太祖創制上
子巾服款
其精雅不
俗此又待
士盛意也

定生員巾服之制上以學校為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
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襖衫用
藍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線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謹按傳信錄云上有天下欲密察民間情偽為微行一日微行至
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窓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
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上去明日朝罷上曰召神樂觀昨
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所為網巾十三項頒示十三布
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云按我
太祖創法垂憲不獨見於禮樂刑政之用雖士庶巾服之微亦莫不創

制宜民若此後聖雖有
作者其莫之能易也夫

太祖詠虹霓
出言吐氣
自是非常
友信斯續
兩語亦豈
凡哉信乎
有是君斯
有是臣也

續皇明群書題要記以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時友信以貢至京師遇
上微行口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
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鑿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上大悅問其籍命登
辰候於竹橋同入朝友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上召友信上殿前問
故具以實對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命為北平布政使○八月命都

征哈
密

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九月晟等兵
至其城破之擒其偽王子別列怯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
阿朶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
炳文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舊先登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
一千錠彩緞三十表裏優老于家○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其
一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官寺守門使之傳命供給灑掃而巳然往

馮堅上言九
事言及內

宦之弊詞
極痛功太
相嘉其言
誠虛心納
諫之主也
可多得哉

勅清釋
道二教

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近之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成內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上嘉其言有關政體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

正王申洪武二十五年

俞將軍承命
勦滅諸蠻
洞及新賊
無數雖俞
將軍之力
亦朝廷之
福也

正月俞通淵進軍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滿洞克銅羅蠻二月克龍里四寨克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三月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停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通淵班師○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薨謚曰懿文○是年皇太子薨長孫允文太祖以為半邊月亦知其不克終但不敢明言繼統者成祖耳杜爭端也○五月俞通淵回京上以通淵屢立

太祖天聰明
之盡育亦

逆知承宗
異日之變
但不取明
言以俟後
日之何如
此得太祖
之肺腑
獨英三代
皆至爵其
侍美也至
然而英之
功績亦出
於群臣之
一等耳

戰功克績父兄遺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越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世襲○六月西平侯沐英卒於雲南英聞皇太子薨號慟不輟遂至哭聲飲食為少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上哭之慟擊視朝親製文遣祭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聖懷功臣廟仍配享太廟贈三代皆王爵英為入寬弘沉毅識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貴不驕凡得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剔姦蠹興學校治水利通鹽井來商旅墾田至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

雲南
為樂
土

雲南在前代皆為蠻貊異域至我朝乃聲教覃敷文物蔚然與中土埒固我太祖天威神筭之所致而傅巖公沐黔寧二臣之績亦不可誣也黔寧四子皆才長春襲西平侯嗣鎮雲南沉勇有義風屢討平蠻寇洪武未卒次晟仍襲西平侯未幾中以平交趾功進封黔國公卒追封定遠王次昂任都督亦嘗總兵鎮守雲南次昕尚公主授附馬都尉

明龜小年不
敢近邊周
將軍仁威
所及

周敬心盡言
直諫不咸
漢廷之汲
黜朝廷不
可無此人
非至
王至

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為皇太孫以脩撰黃子澄兼汝詹事侍東宮講讀○
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
十萬而還○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
王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弑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
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
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三百石山
東監生周敬心上疏畧言國祚脩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 陛下但當
脩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
民萬口一辭皆知為耻不得其傳國寶歟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
楚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
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
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

仁義為
室

治天下在仁
義不在玉
至萬世君
天下者之
名言

此微言極
切今日朝
廷之弊

太祖納敬心
之奏而息
北征之議

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豈國
長久者莫如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
璽亦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
之小寶也 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
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雜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倉廩雖實而民
窘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
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
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
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
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
無善人君子誤入各項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

亦虛心納諫之令主也

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謹按

菽園雜記謂此疏三千餘言餘若通欽法慎刑賞罷克軍等事皆切時弊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得也

方孝孺 穎絕倫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孝孺台州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知濟南府有異政註誤死獄中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如電讀書百十行俱下方髫

宋濂大異方孝孺

亂已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年二十持所為文謁宋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加賞異謂孝孺曰吾備位禁

此莊士也

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顧肯從我遊耶洪武壬戌以學士吳沉薦詔徵至京上使人覘之見其舉

太祖以方孝孺稱之為異人以為後日翼子

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連孝孺有司籍其家械赴闕下上立命釋之已而宗益貧窘嘗病絕糧亦處之泰然授徒

石鏡若將終身至是復徵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

孫輔太平其見之真而審之的矣豈謬談耶

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

謹按

孝孺在洪武建文間卓然為一世儒宗洪武末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孝孺固曠世異才而我太祖所以待之者亦異矣

太祖深知孝孺

時雲南建昌土官月魯帖木兒叛糾合西番摩些大肆殺掠命涼國公藍

天生太祖豈偶然一旦

王越雋侯俞通淵將兵討平之遂於邛部州築城建越雋衛鎮守其地○冬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眼尊

僧進藥持天假手耳豈無因而進前哉

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三片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

周顛仙進藥

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醖以服上服之服在末時聞至點灯時遍體抽掣藥之效也其藥味香若菖蒲而醖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

藍玉為謀不軌

太祖於藍玉

特功暴橫以法繩之非太祖之過也乃王自取之吾於太祖何尤

藍荒伏誅

此等禽獸受朝廷之爵食朝廷之祿日為王黨必有餘辜

萬世所當法

二月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事覺并其黨皆伏誅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何多克捷素狠戾不學恃功暴橫裝效倣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史極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比度喜峯關閔吏以夜不即納玉毀門而入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妃主上詰責之王不為意每侍上宴容止倜傲總兵在外專黠陟刑罰至遠詔出師迨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大傅王攘袂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上不從王退曰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并家奴伏甲為變將發為錦衣衛士將獻上告捕訊伏誅并大誅逆黨凡戮數萬人連坐者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舻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昇及吏部尚書詹徽翰林典籍孫晉等九數百千家○七月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

萬世所當法

諸故事日以為常

謹按

教諭太子似此舉尤善萬世所當法也

太祖詔褒鄭王義門子弟此我明特典也唐以上三代以下無聞焉

八月詔褒翼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遺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今自推舉乃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爰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其家僅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為糧長數以事入覲上識之後被入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覆其家其宗長鄭瀛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叅議上問瀛治家所以長久之道

我知鄭門無是

不聽婦人言

太祖詔赦胡藍二党于未犯未拿者一緊赦有之其出死入生之仁乎舜德好生莫過是也

重直言

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九月詔曰朕荷皇天眷命削平禍亂今二十餘年矣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為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為亂謀世捉拿族誅已戮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姦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未犯未拿者不分胡黨藍黨一槩赦宥之○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令有司如式製造以祀孔子○十一月擢秦州訓導明克新為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為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謹按

近日有梓行龍飛畧者雖亦編年終洪武之世然徒詳於細碎如倉官巡檢陞降資格及禮儀俯伏拜與之類皆備載而鉅要多遺如此年處分五六事皆刑政之大者而此紀不載一焉他可知矣且其間件謬殊多而鄙誕可笑處尤不少如妄談四夷儉易謂冊師可以復

而益懼者動於治也

天地補人之福

正甲戌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上退朝謂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其矣為治之難也三吾頓首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二二人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得私劫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命戶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棗每一戶初年一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自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

大祖撥形僧道出入為防民財慮也豈過計

不許民間自削髮

太祖令天下多種桑棗

李卓吾此點皇明通記流下

共武三卷

患凶年可
為衣食之
助念民瘼
也可多得
哉

遇凶
為歉
助食之

文祖當與本
祖其善觀

遣充軍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煖即忘寒不思為備
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也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
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
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
衣食之助○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定海人○五
月定武職比試襲職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
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
中者食全俸乃不中者降充軍

謹按國初比試之嚴如此而今不行矣

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於其鄉置享堂樹碑於先墓皆官
為給費○七月 上因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
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

大業以時
聚於奎壁
故也豈是
謾言文運
而無徵典

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贈衣被○十二月女
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直率兵討之

正乙亥洪武二十八年

率兵數方
直搗蠻洞
擒其首殺
其党壯哉
沐將軍天
下無雙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
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為民害 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師無功自
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為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
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
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以置營堡相犄角制其出
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二百餘人
蠻夷震服○四月宋晟兵過温腦江分兵為二道遂至鎖兒口與虜戰大
敗之斬與獲千餘人又逐北路野人皆敗遁去乃旋師

謹按宋晟鳳陽定遠人永樂三年討西寧侯

直搗蠻洞 擒其首殺其党壯哉 沐將軍天下無雙

議討首

太祖統春湯

和生前厚
享少後厚
祭待功臣
者當如是
矣

恩禮之
陰時莫
與比

太祖於定亂
之後累次

廣西南丹奉議慶遠等處蠻苗作亂命左都督楊文為總兵官都督僉事
劉真都指揮使韓觀為副率師十五萬往征之○八月貴州土官阿榜作
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曹寧等長官司作
亂成復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五千餘人○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
既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觀賜以安車入殿庭宴
資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慰感泣賜緡鈔預為營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
輟視朝親為文授使者以祭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
太廟上之初起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故上喜焉
恩禮之隆時莫與比○九月詔曰朕二十八年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勵
兵秣馬與群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太平應
天盈國鎮江廣德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謐今朕老矣思民效勞無
可撫勞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以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

下詔蠲免
秋糧其極
勞吾民者
至矣

楊文分軍勦
捕斬克叛
酋偉哉將
軍威聲播
揚

選用稅
戶人材

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而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民秋糧盡行蠲
免○用行人司副楊砥言黜莽大夫楊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十月楊
文等師至奉議用分軍勦徇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鐵黃嗣微等
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大藤峽江南岩蓮花寨等處徃賊擒戮
其叛首陸公光等餘悉撫定之擒斬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
州慶遠四衛徇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命秦王將
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

正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擢韓觀為右軍都督同知賜第京師觀韓成子也○選才閭右以浦
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餘為監察御史

謹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州富民張震直接布政司參謀官
上器重之他如江顯易行之屬皆大力蓋洪範所謂九厥正人既宜用方
策亦至工用入之之道立賢之無方也

卷之五十一
廣西南丹奉議慶遠等處蠻苗作亂命左都督楊文為總兵官都督僉事

辰戌丑未為期

大賚致仕武臣

太祖大賚致仕武臣思昔效勞戰平禍亂今日致仕以終天年安得不得大賚以資養老此太祖厚報功臣之盛心也

太祖諭翰林官陳言政以唐朝翰

始定外省官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為期其前一歲一朝之制俱革○四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八月詔復免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五郡今年秋糧○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墮淚者○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為書各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脩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彥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且夕在朕左右九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雋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議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

林隆相李絳之徒亦正言談論以曉之款使之陳取治之得失也此太祖用言納諫之深意

楊文往征遼東

景星慶雲會於聚奎

期毋負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十二月攻破濶木剋宗那革賈母龍等關塞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有勇畧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勦平峒寨擒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懼服

正丁丑洪武三十年

正月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稱為考試官取太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續是年殿試景星慶雲會於聚奎上以士氣充斗牛關係不小命考官致意毋得視為泛常○三月殿試賜進士闕縣陳如為第六被黜落者咸以為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彥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

本十宜吾此照皇明通記沈宗一洪武三十一

胡藍
餘黨
韓克忠
為第一

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衛蕭梅等受命閱卷或傳
三吾與信稱受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
字奉進益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稱及司憲為藍黨餘
皆胡黨惟戴藝不與馬詔有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覆閱取不
十一人皆此人也六月朔殿試再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第一仍賜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太相欽易太
子劉三吾
痛哭未為
不是但天
意在文皇
雖痛哭亦
何為

謹按詞林記云 太祖嘗欲易太子李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太子本
若欲易之置秦晉二主於何地降旨降為博士尋復李士易儲事
竟廢久考 文皇帝封建詔亦稱 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知 聖祖
果有此意矣但歷於秦晉二主而不果爾迨洪武末二主相繼薨而
聖祖隨亦晏駕使更得二主在位其立文皇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數
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羽運錄所謂殺連猶未除耶
以勘合事未完天下官吏自實職先是刑部尚書開濟刻深有寵建言
官各立文簿一扇凡有所行事令逐日謄寫并草本改抹字跡歲冬進呈
考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勘合文移所行之事皆要依限結絕如有未完及

袁珙精
相術

術入袁珙識
真主而曰
殿下異日
太平天子
也豈妄談
哉卒之果
登天位而
享萬歲

金忠
因卜
召

有無情弊以定功罪至是官吏上計者皆付刑部等衙門問罪殿煉煉酷
無不誣服自無所輸皆以寄借為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所繫連皆至被家
既而開濟亦被誅時勣入袁珙精相術姚廣孝薦之燕邸 文皇使人
召之至使者與飲於酒肆 文皇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肆沽酒使
者因謂珙試看此十人珙趨拜 文皇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文皇曰
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答 文皇還宮命召入詳扣之珙
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
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鬚五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
洪鍾足底龜文有雙痣俟年交四十髻過於臍即登寶位
謹按珙字廷玉號柳莊皇太孫聞其名亦召見使相馬珙言室氣在西
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登舟即順境矣忠善下燕邸
召空問以猜難忠上以大吉告遂署長史永樂初擢兵部尚書其相術
奇驗類此 文皇登極召珙拜太常丞卒賜葬祭子忠徹克傳其術官
至尚寶少卿

青律四

八征首蠻斬擒無數郭英諸將神謀妙笑

詔免轉運之勞

國初立法罪有輕重法皆不宥誰觀如附焉

川陝寇發勢猖獗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討之兵至漢中之後河生擒賊首高佛興及其黨數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請誅之賜從者勿治上可之○五開等處蠻人作亂七月命都督楊文韓觀帥師二十萬從楚王征之復命都督顧成率貴州都司軍馬策應文等進兵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求從等九長官司所屬峒寨用機設奇擒殺蠻賊一萬九百餘人俘賊屬一萬六百餘口顧成亦勦平臻部六洞蟒蠅天柱天堂大坪小坪等處苗寇而還○十月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資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之勞每金一兩石銀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緡每匹折米一石二斗綿布每匹折米一石夏布每匹折米七斗淨綿花每斤折米二斗○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易倚勢暴橫所在不勝其擾而播聞大臣皆奉順不敢

亦不火貨法亦及矣

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軍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謹按倫尚帝女安應公主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蒙其福矣

以茲易馬

祖訓一編
太祖於太平之日登位之後自示祖訓一篇是經國之貽謀守成之令典也自古創業之君誰加於此

曹國公李景隆還自京師先是景隆奏詔齎金牌勅令直抵西番令各番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五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衛騎士上自序皇明祖訓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大調用者五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稚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

復為祖訓編

法已成之

此章太祖又

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其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永至當首尾六年九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誣博採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求久允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亦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享祐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謹按 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損益直至洪武未始定恭誦 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緣此為戒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

慮守成之君以繩民故言此以慮慮

此章太祖又慮守成之君倚中國勢以討諸夷故言此以儆之

治內馭外之畧

不涉歷其中姦頑刀詎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頑梗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劓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謹按

此二章見我聖祖慎重兵刑之謨焉見治內馭外之畧焉見貽謀燕翼之道焉見創業守成之垂焉嗚呼懿哉

正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春以齊泰為兵部尚書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上德

受知於上改賜名初授禮部主事丁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嘗被召問遺將姓名泰歷教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其悉自是益承眷遇三月晉王薨謚曰恭上皇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西晉王原次成祖文皇帝初封周王封皆高皇后所生也次楚王

太祖皇廟之盛亦天眷顧耳非偶然也

唐王陽邕王絕伊王陽皆諸皇妃所生也祖訓九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各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上聞付宗人府立雙名每二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續編永為定式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初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

太祖班宗室
攝食之制
見有等級
而不察非
遺皮攝食
之典其誰
能與共斯
哉
宗室班
根之制

怡伯仲簡禧迪先猷是也親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封郡王親王孫授
輔國將軍食祿百石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千石郡王孫授
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百石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祿百石皇女
曰公主食祿百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百石郡王孫女
曰郡君食祿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百石玄孫女曰鄉君食祿百石餘祿二
石

四月 上不豫閏五月十日 上崩壽七十有一是月十六日葬於孝陵

上尊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皇明玉牒曰 帝性神武明達處皆有太度始度江時群雉多淫酒肆傲
自驕為誇帝獨克已下人旁求俊傑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勤於

按一本
小心鞠
問作引
見四夷

觀此皇明王
朕見不祖
經登見於
心目之間
真可謂聖
神之極矣

聖神之
極

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而朝日具始罷稍閑即與諸儒講論經史聽政至昏
乃還宮隆冬盛暑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強不替凡有陳論無問卑賤皆
小心鞠問有小警暴夕不安寢息弭患之宜節於自奉非燕群臣不得設
盛饌功業益崇命尚儉朴謹於禮度對群臣必正衣冠漢吳之戒躬拜太
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群臣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誥自為詔勅頃刻
即成思如宿構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
不吝官賞天地嚴於禋祀秉圭瓊瓊長若神降臨誠心愛民尤於貧弱
語及稼穡艱難每為涕泣於大姓兼併官僚貪濫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
法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已高彌
勤為治飭馬政備邊防較兵籍孜孜不怠山陵之制皆預營度務從節儉
器用陶瓦嗚呼其謂聖神之極矣

謹按

廣州志黃大史佐曰國初馭下多從重典潘臬守令稍有贓罪儼
印未煖即遣之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來句巴位朱紫

事蹟不
免於誅

矣以致居職端端惟恐不能奉法恤
民以恭榮祿由中迄外百職釐舉
謹按不誅有為老人怕破入材詐為痴愚不識字以冀免者如山西平
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入材為御史慮事累及詐以他屍作已各字
朦朧相埋而遁去者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然事露亦竟不免於誅
時嚴密氣象可想見矣

李卓吾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三卷終

李卓吾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三卷終

新刻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四

靖難

與濱逸史清瀾鈞叟 東莞陳建輯者

建文皇帝洪武之孫太子標之子也己卯元年立，在位四年，建元仍稱洪武。年號後因削諸王位，以致叔求樂不甘，遂起靖難之師，以夷之。至癸未元年，求樂始即位，事見下。

李卓吾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批點

續閏五月初十日乙酉

上崩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

太祖高皇帝 真王者之言

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二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首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炆文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

輔政 樞

青雅四卷

太子與太孫球新月詩此中便見志小不果於天位

朕意

正閏五月十六日辛卯皇太孫允炆即位時年二十一初

懿文太子生太孫頂顛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

書其聰穎一夕懿文與之侍側太祖命詠新丹懿文詩曰朕但嚴陵失

釣鈞何人移上碧雲頭雖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太孫詩曰誰

將玉指用搗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

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及為皇太孫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

服一日太孫坐東閣召侍講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

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太

祖建都金陵去邊塞遠者踰六七千里北虜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

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提兵防衛地大權重易以驕僭洪武中葉居升

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太祖大怒繫死獄中後無敢復言者太孫既

子澄以漢平七國故事以對建文帝然其言二者皆非也靖難之師寔肇於此

即位由加恩禮黃子澄及兵部尚書齊泰議欲稍削其權諸王遂與中朝浸相疑貳

謹按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太祖皇帝慮殘胡為患命邊守諸王訓練兵御奉天門早朝罷與皇長孫議及口占詔勅賜諸王內一欵云常歲訓練兵驗視周迴封疆險易造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聽命脩饑許觀練子寧編脩吳言信執筆聽命書之亦上願皇長孫曰汝諦閱之當使邊塵不動貽汝以安也建按並邊諸王得提兵專制緣此高廟自以為安邊長策而不知已兆文皇受命之基矣豈非天哉

是年葬孝陵後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二護

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

令王國所在更戍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

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齎勅符勒使還國○追尊皇考懿文皇太子為孝

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為孝康皇后○尊繼母皇太子妃

呂氏為皇太后之妃馬氏為皇后○封皇弟允熲為吳王允煙為衡王允

成祖受命為天子不在於即位少日而在太祖勅勅賜諸王訓將練兵之日皆來亦是天意詔止諸王奔喪杜後患也

卷之七十一 齊泰 齊王 齊王 齊王

文帝此何時哉是知其不可而輔之者與

王叔英書遺孝孺莫非以其資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為此時建文帝禍端已極矣可輔乎哉

嫺為徐王○六月丙午日赤無光○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直文淵閣同郡王叔英時為漢陽知縣遺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耕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謹按後此方孝孺以周官輔建文帝君變更舊制似亦未得時措之宜叔英此書豈預知其然而有以為之規與

諡解縉於河州

權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遂諡河州

權原吉為右侍郎

權戶部主事原吉為戶部右侍郎原吉湖廣湘陰人母廖氏慶三間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

也亦曉得夏原吉是好

或強原吉往觀鬼卒無所言他日鬼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舉鄉士入太學授戶部主事以勤敏著名遂超陞本部侍郎召

權憲義為吏部右侍郎

雲南學官董倫還為翰林院學士先是帝為皇太孫時倫為春坊大學士以註誤諡雲南至是召還 權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義四川巴

王紳王棟之子舉動正

縣人初名瑒登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 太祖見而問之曰得非蹇叔之後乎瑒叩首不敢對 太祖喜其篤實更名義御書義字賜之義

大朝中不可無此人

居吏部與時浮沉國子博士王紳以書責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而治亂安危固係於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委之至於僨

黃子澄啓
帝制藩全
是禍根苗
豈是安國
定邦之策

齊泰子澄
謀則藩之
謀

術士程濟通
上書言此
方兵起期
在明年即
欲先期謀
三此齊太
之謀也

事則是執事雖欲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紳縉之子也○廢周王構為庶人先是周王與燕齊湘代岷五府通謀帝一日罷朝召黃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閣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也然幾事須密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往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闔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為護衛燕聞齊泰黃子澄等用事周王見執且將加兵于諸藩故也○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安言方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十一月以工部右侍郎張易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生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燕王久稱病而

啜臍
無及

燕王靖難
之謀逆此

天之所造二
向是道術
史燕王靖
難之謀何
等利害

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計將安出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成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啜臍無及也帝頷之乃擢用易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為之計○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為不靖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命往四川侍教于蜀下時蜀主素以賢聞故也○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燕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由是靖難志決矣時建文帝尊禮賢臣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道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入心所衍對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僧道衍者蘇州長州人姚廣孝也

道衍
賦詩

薄南朝三字
宗泐其知
僧道衍之
心乎

汝薄
南朝

道衍
悚然而退

成祖之作皇
帝也道衍
之下表拱

之相協成
之耳

識真王
於長安
酒家

暴昭劫
瑞貪節
不稱職

齊王
有異
謀

太祖嘉張統
能稱其職
賜書以
勞之
張統

初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

真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

已而至京口今鎮江賦覽古詩曰誰攜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

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缺甕野由有路到金壇蕭梁

事業今何在比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槎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

子語耶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

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只音連對曰會會

即開襟出太平錢五枚王有祝連擲之睨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

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悚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

表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

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

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王前占其為他日太平天子語在啟王

大喜館珙于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

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誤爾

汝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吏部尚書茹瑞有罪

免瑞居位日久多私親識是月保舉人材皆非其人且有賊跡右都御史

暴昭劾奏瑞貪鄙奉職無狀黃子澄亦議瑞有心計而無典術不宜居宰

衡統百官遂令致仕瑞以此怨二人○十二月召齊王棹歸京師時齊王

有異謀為其下所告命之入朝赦不罪惟拘留之○召雲南左布政使張

統為吏部尚書統陝西富平人洪武中平雲南即以統為右叅政陞左布

政使化字夷夷遠近安之凡土地貢賦法之條格壇祠公署創置皆出統

裁定中國衣冠流徙雲南者不問識與不識皆厚恤之秩滿入覲高皇

帝嘉其能稱為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

本紀卷之九十四 齊王 有異 謀 統 為 吏 部 尚 書 統 陝 西 富 平 人 洪 武 中 平 雲 南 即 以 統 為 右 叅 政 陞 左 布 政 使 化 字 夷 夷 遠 近 安 之 凡 土 地 貢 賦 法 之 條 格 壇 祠 公 署 創 置 皆 出 統 裁 定 中 國 衣 冠 流 徙 雲 南 者 不 問 識 與 不 識 皆 厚 恤 之 秩 滿 入 覲 高 皇 帝 嘉 其 能 稱 為 天 下 第 一 賜 璽 書 勞 之 曰 曩 者 討 平 西 南 夷 命 官 撫 守 爾

祿天下

張統旁
求四方
隱說之

宜可寬大
之言不能
回齊黃二
子削藩之
謀階哉

朝有此
諫臣何
患君不
明而國
不治而
尤有蒙
衛於其

昌隆所
言切中
朕過

詔養老
賜米絮

年與諸
同

燕府長史高
誠不所燕
王所為反
以燕國事
情白於帝
亦忠於國

統實先往今有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今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

克其乃職今幸來朝不待考而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

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遂還治至是徵拜吏部尚書漢人思慕如失父母

屬朝廷更化旁求四方隱逸日集闕下悉委統試統試鑒精明振在抑振

淹滯量才授任各得其宜士大夫起謫藉者彈冠相慶焉○召韓宜可為

右副都御史宜可初為山西布政使坐累謫雲南為人敦厚高潔持法廉

慎時齊黃建議削奪諸王宜可言其當從寬大密加防範勿遽誅討後竟

實事人知其為老成持重之言未久宜可卒

續時帝視朝稍晏御史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

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文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

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群臣伯

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

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過禮部可頒行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

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於趨事也

正己卯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

正月冊皇子文奎為皇太子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常有差令管贖民鬻粟

減田租

謹按先是帝皇考既謚懿文帝諱又曰允攷及皇子生復命名文奎識

王聞之訝曰胡乃重復至是使臣民遍呼年與諸同無乃不祥乎小子

且見其敗也初太祖定祖訓於諸王位下各立二十字以聯子孫各

燕王位下則曰高瞻祁見祐厚載俯察地也天高地厚氣象甚大誠謂

者曰高瞻仰法天也厚載俯察地也天高地厚氣象甚大誠謂天子

矣燕王聞之甚喜且謂已各載在圖識必有天下望氣者復言燕地有

天子氣靖難之圖由此而起

遣燕府長史高誠還燕初王使誠奏事京師使覲朝廷所為及至帝

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

王資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二月以都督僉事耿璽掌北平都司事左

亦忠於國

者

按燕王宴防
使還官亦
有意

建文帝詔脩
史館亦賢
君也

採訪燕
藩事情

會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叅議尋召還時聞燕藩將有變使嚮清
往視驛以防邊 燕王宴二人及二司官使術士袁忠徹執酒靈相之及
宴畢忠徹故曰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昂年三十六面方
五小行步如蛇謝貴年二十一權腫早肥而氣短俱主橫禍景清身短聲
雄耿聶觀骨插髮色如飛火二人相亦凶皆不足慮也忠徹即珙之子○
詔開史館纂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禮部侍郎黃翰林學士董倫為總
裁侍讀學士高遜志侍講方孝孺副之命左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
吉給事中徐思等二十四人充採訪分巡天下問民間疾苦賞薦平吏黜
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且行之夏原吉採訪福建暴昭採訪死平且得燕
藩事情密封以聞且請預為之備燕王深憾之○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
設左右侍中各一員正二品左右侍郎仍舊時朝廷於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及在外布政司按察司等衙門官名品秩俱稍有增損更改○二月

帝執行齊黃
削藩之策
後悔不可
勝言

地震詔
求直言

使朝廷
勿疑

帝不從輝祖
晉高煦之
奏而使之
歸燕此見
亦是不然
番之是使
之剪藩之
疑也

帝用齊黃之策命都督泉忠調綠邊各衛馬步官軍二萬屯開平燕府精
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閔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
凱練兵於臨瀆都督耿繼練兵於山海關而張昂謝貴則密伺之約期俱
發○京師地震詔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姦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
於天是以地震執政者惡之出知福寧縣○四月燕王使世子及其弟高
煦高燧至京師尋遣歸國時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
禮或曰不宜偕行 王曰使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奏請先收之黃子澄
曰不可恐事竟彼先得為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世子兄弟三人皆
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
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帝以問輝
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為庇護保其無他帝乃遣之歸國頗行
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比追之已渡江矣世子等既還得京

本朝... 青... 卷四

帝悔不用輝祖之言

相王殺

北平俞吉湯宗首告陳瑛及張璉曹昱等受燕府厚賜結為腹心俱下獄

燕王因詔責許祥任稱

師動靜甚悉。燕王喜曰：吾父子相聚，此天贊我也。吾大事濟矣。及靖難師起，高煦身力為多，帝始大悔，不用輝祖之言。削岷王榘，護衛榘所為凶悖，與西平侯構怨，帝降勅切責之，革其護衛，誅其道惡。指樞宗麟、相王栢自殺，先是相王偽造寶鈔及殘虐殺人，帝降勅切責，議發其討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廢齊王榘為庶人，榘留京師，日使人往封國，起兵青州，中護衛軍曹名深告王謀反，事由護衛指樞宗負鞠實，實極刑，遂廢榘為庶人。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賞賜，結為腹心，辭連昱及璉，於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于廣西，昱放為民，璉降銅陵典史。六月，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詠上變，生擒府官旗于諒周鐸等，陰謀詔逮赴京，皆沒產伏誅。燕王亦被詔讓，乃稱疾，往往走市奪食飲酒，語曩亂或卧土壤，或暈仆，彌日。張易等嘗入問疾，燕王擁烘爐，

兵圍燕府

建文帝勅信擒燕王信不果於擒此亦天意成就燕王非人為也

王陽為感風不能言

猶呼寒，鼻欬息而出，為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于上故耳。遣中官往逮燕府，館張易謝貴以兵圍燕府，王城時燕山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京下獄，訊之言：燕王將起兵，狄齊泰即發符檄遣人往燕，逮王府官屬而謝貴張易受密命約燕府長史葛誠與護衛指樞盧振為內應，先是燕王稱疾不出，屢問僧道衍以起義之期，道衍每對言某可，至是朝廷復以死罪都指樞使張信為王所親愛，密勅信擒以來，信受命日以為憂而不敢言其毋疑，而問之信不敢隱，以實告，毋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汝不聞汝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野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燹之信，慨然曰：何大其乎？乃往啟見王，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求見王，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令信入拜於床下。王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曰：我誠有疾，非詐也。信復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勅信擒王，王

平旦言此點星月通日流宗青維四卷

簷瓦墜地燕王懼而道衍喜乃曰天意欲殿下易黃瓦此何善言

燕王起兵靖難此時便見天無意於建文不待燕兵至金川門而後決也

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竟下拜曰生我王家之命者子也呼為恩張乃召道衍等共謀語未幾簷瓦飄墜地而碎王以為不祥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也王謾罵曰汝何妄言此烏得為祥道衍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黃瓦爾王乃喜是日謀乃定時謝貴等以北平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城中填滿街巷逼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張昂為飛龍秦聞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者智論人也昂以腹心寄之友直乃竊其章以獻燕府王出其章以示護衛指揮張王朱能曰此何為者耶遂令王等帥護衛勇士八百人入王城守衛○七月癸酉燕王靖難兵起殺長史葛誠指揮盧震執布政使張昂都指揮使謝貴遂攻奪九門昂貴皆死之時昂貴叔翁諸衛軍士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譟震動城內王乃朱能張王謀曰彼軍布滿城市吾兵少恐不足辦事奈何朱能曰先擒謝貴張昂餘無能為矣王曰貴等防守既嚴控亦

按一本前兩作何病

貴易一夫之力

燕王取刀剖衣都有意味在

張玉率諸將夜攻九門

靖難兵去建文年魏

難橋以計取之可也今燕臣遣內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召收之就令差來內官乃貴易付所逮者則貴易必來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初四日壬申王稱疾命御東殿官僚入賀乃伏壯士於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易不來得內官所逮名乃往衛從其衆至王門守者呵止之惟貴易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時王扶雙杖而出燕府官屬先入賜宴行酒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梓葛誠盧震下殿王乃擲杖曰我向病為爾輩殺臣所迫耳誠等不服遂斬之時貴易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易不出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去王遂命張玉率諸將夜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听吾王自制一方矣眾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城中王親詰問貴易不服皆斬之後既登極族貴易及誠震家續七月燕府上書言皇考太祖高

燕王
上書

詞氣慷慨
有求先削
藩之意

削王爵
奪王土
皆奸臣
之為

有煮豆
燃豆枝
相煎何
太急之
意

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
為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登輩包蓄
禍心恣說奪盡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支葉櫛櫛栢桂梗五弟不數年
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
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人在上胡能忍此蓋非出自陛下之心皆奸臣
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實畏小心奉法循分
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
慎為諸王先而奸臣跋扈陛下之聰明誣直為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
人筆遂刺藝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易等於北平
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鬧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
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易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踴踊
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惟女之

按燕王
所言未
必根心
特為保
已耳
朝無正
臣內有
奸惡

建文帝
詔天下
的詞

稱兵犯
境

心不止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城朝廷孤立女奴臣得志社稷危
夫大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運之斷海發德音去此克應以肅清朝
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摠愚衷惟陛下念之臣又竊
計姦臣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
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
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續是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
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為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高皇
帝遺詔慕承大統宵衣旰食周庠人櫛潛為不軌辭連燕齊相三王朕以
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櫛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博謀逆事覺推問
犯者又言與湘王栢燕王其同謀栢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博已廢
為庶人朕以其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
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

李自正此
占星月通
已云云
青樓口
朱

銳意文治

去建文年號

誦祖訓以諭將士

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為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勦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東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召金忠卜起靖難

靖難兵破居庸

居庸關北平之咽喉

燕王用謀以智勝韓茂

司叅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瀆陳恭等皆從之凡三日而省城定矣金忠浙江鄞縣人精於卜靖難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為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靖難兵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進取薊州都指揮馬宣死之○靖難兵破居庸關遂克懷來執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以歸時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關相為聲援將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將曰居庸關路隘而險北平之咽喉也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今聞瑱不量力欲來我城其若棄其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若稍緩之彼必增兵堅守則難取矣諸將皆曰善於是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祥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軍敗走遂拔其城於是瑱走依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諸將皆曰敵發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

燕王用謀以智勝韓茂

尚書莫有及之者

城中皆為燕府所殺

燕兵渡河鼓譟大敗宋

靖難兵勢大振

策多出黃子澄齊泰

燕兵破雄縣

今夕中燠彼必備飲

上彼中燕無倫見神之

力論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狼狽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比平城中皆為燕府所殺幸屍積滿道路宜為報仇將士聞之或信或否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前鋒衆遙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帥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獲之并擒命瑱斬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秦子陣獲馬八千餘匹餘衆悉降諸難兵既克懷來兵勢大振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靖難兵徇永平府指揮陳旭趙葵卯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涿河○谷王棟道歸京師棟封國于宣府宋忠既敗宣府震恐乃與其妃妾等遁歸○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大將軍印帥二十方北伐時命將出

師多出黃子澄齊泰二人籌畫建文帝惟力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柔翰而已○開設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府時比平布政司為燕所據故也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司事○八月己酉耿炳文帥師次于真定遣先鋒將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壬子靖難兵破雄縣楊松死之甲寅戰于真州都督潘忠兵敗被執時炳文帥師三十萬駐真定分遣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潘忠屯真州楊松率先鋒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殿燕王聞之躬擐甲胄帥師至涿州壬子屯兵于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脯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忠援兵不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燕師益憤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十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真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因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度月棧橋伏水中各取芡草一束蒙其頭又令

李巨五此點是明通記示 靖難四卷

燕王生擒潘忠

燕王大敗真定其料敵制勝蜀之即就其過是

王出奇兵大敗炳文等將則帝亦危矣

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擄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王遂至真州盡降其衆萬餘獲馬九千餘匹○癸亥耿炳文等及靖難兵戰于真定敗績副將李堅甯忠顧成等皆被執先是燕既勝真州回駐白溝河燕王語諸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遂推兵次無極縣時炳文軍滹沱河北由西門而營直抵西山次日燕師未至真定二十里掩其樵採聞之炳文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王乃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擊破二營於是炳文率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甯忠及左軍都督顧成等與燕將朱能張玉譚淵等交戰王與紅福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衝其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李堅為北軍騎士薛祿所擒甯忠等亦皆被擒斬首二萬餘級屍填滿城濠溺死滹沱河者無算獲馬二萬餘匹北兵攻圍真定城二日不

炳文敗矣

帝以李景隆

文武全才今專掌征伐無之非削藩計也其傷太祖之遺體甚矣何不早肅無及乎

此天贊我取大寧必矣

下乃退薛祿以擒李堅超授護衛指揮僉事○遣曹國公李景隆總兵北伐代耿炳文也時炳文敗報聞帝大懼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取之不竭用之有餘區區一隅之地豈足以當天卜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為將子澄曰曹國公文武全才也向若不遣長興侯而用曹國公必無此矣帝以為然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許復賜之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戮之召耿炳文回京○詔削大寧三護衛初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末燕王嘗奉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其懽建文帝既立諸藩皆有異謀於是燕王與寧王有事成中分天下之約大寧傾孕顏等三衛多胡人曠悍不靖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北地苦寒日夜思歸燕王知之至是朝廷以寧王與燕王合謀削其三護衛燕王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為書告

李景隆此點皇明通紀卷之四十四

青雜四卷

燕王上書

寧王以窮感求為和鮮陽為不知詔削護衛之事寧王得書大喜燕師兼程遂趨天寧續燕府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奸橫加太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重察累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謁御前頒降誥勅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朝夕論議為非竟無主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均當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官室僭侈

証祖訓辨其無八不軌之事

此言同出一源至親也

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奸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檀答驛官此臣失教然答一驛官遂指為臣不軌之迹究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偕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于屬最親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和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為長周齊相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警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奸慝臣頓首頓首

九月朔監察御史康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入以致激變也蓋嘗即彼諸王既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太祖之遺體不可殘也親

康郁上言

本頁此此皇明通記統宗一書卷四卷

建文帝初欲削藩齊太黃子登誤之既不聽御史康柳之疏是自誤之也顛倒如此其不終於天位何疑

削藩果何心

之手足不可缺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身為天子而使厥子厥弟遭殘戮是則其心為何如哉臣每慕念至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忍堅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貶削之權衡疑之太過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於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曰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迁有甚於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矧周王既寤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帷幄預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時由此觀之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

不待十年必有嗟臍之悔

不斷踈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誠不察此臣愚以為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少垂洞鑒與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舉以厚親戚之恩如是天下不勝幸甚疏上朝廷不能用

議按康郁此疏推祖考之心以感建文斥謀臣之誤以整建文極為懇側深切而建文不悟謂非天耶

當時康郁高巍二疏皆勸帝厚其親不欲其削藩使帝能行其一而悟削藩之非則燕兵無自起社稷几危而復安矣

前都督府試斷事高巍上書借漢為喻曰昔漢高帝持三劍滅無道秦大封同姓分主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具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於腰指幾於股者也賴文帝寬厚既已弗類又輔以鼂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入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封建諸王星列基布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削則虧紀綱削之則傷親也

帝之失處全在不所康之高視之二疏

二疏忠謀至計不見用亦天之無意於建文也

命參贊李景隆軍務

謹按康郁高巍之策當時使行其一則靖難之兵無自起矣奈之何天不祚建文而欲我成祖奄有九有故雖有忠謀至計而亦不見

庸也悲夫

正鎮守遼東江陰侯吳傑帥師圍永平○李景隆帥師次于德州時景隆乘

傳至德州收集耿丙文敗亡將卒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

在建文帝視景隆為爭帝在燕王視之為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梁之子耳寡謀而驕於色厲而中餒伎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五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

稚子耳

北平兵少

靖難兵解求

乎圍且欲秀九工以就擒燕王料敵之神澄萬全之計處

閭門險塞

燕王神

括復身於今矣然善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抵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諭子嚴為守備戒勿出戰○靖難兵救永平吳高等遁走靖難兵追敗之遂進攻大寧時燕王議援永平諸將請守盧溝橋王曰李九江方圍深入至此不守使彼肆志將受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既而吳高聞燕王將至引師遁還山海燕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王遂議攻大寧諸將咸曰大寧必道松亭關今劉貞陳亨守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塞猝恐難下遲留日久李景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景隆徐取大寧萬全

見

北平守
備完固

之計也。王曰：今從劉家口徑取太寧，不數日可達。太寧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將士家屬，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規。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勢如拉朽耳。第從予行，無憂也。○鎮守太寧都督劉貞，執都指揮卜萬于獄。太寧之為鎮也，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峰口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藩封在焉。太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都督劉貞、陳亨都指揮卜萬、朱鑑四人統之。貞性巽懦，不斷而亨有二心，陰與靖難師通。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乃設奇為反間計，作書貽萬，盛稱獎，萬而極詆毀亨，織造牢密名，一卒飲之酒，且厚資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為者？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得厚資，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借行，不敢望資守者如言為請，遂俱遣，而不與資，不得資者終不卒，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陳亨與卜萬共守太寧，亨懷二心，有通於燕，致燕王用反間計而執萬赴獄，遂使朝廷懷北顧之憂，亨之罪何大也。

陳亨與卜萬

共守太寧

亨懷二心

有通於燕

致燕王用

反間計而

執萬赴獄

遂使朝廷

懷北顧之

憂亨之罪

何大也

劉貞逆

騎負印

浮海歸

京師

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萬力辨，卒不能自明。○十月靖難兵破太寧，都指揮朱鑑戰死，萬亦為北兵所殺。松亭關師潰，都督陳友及都指揮房寬指揮徐理、陳文、景福、千戶、朱榮等悉降，皆驍將也。惟劉貞單騎負勅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太寧既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感祈請其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自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太寧城為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矣。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貨財，隨寧王還北平。自後太寧棄與朵顏諸虜，其行都司遷于保定，而京師東北遂失一藩籬云。○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李景隆聞燕王在太寧，遂帥師度廣濟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

計挾寧王

偕行太寧

城為之一

空此又燕

王用計高

處

東北夫

一藩籬

則靖難

之勢益

盛

李景隆

帥師

度廣濟橋

喜曰

不守此橋

吾知其無能矣

遂薄城下

築壘九門

遣別將

攻通州

又結九營

及水淮城以
止南軍登
城之謀此
燕王之世
子一時行
權之妙處

燕王簡
閻將士

李景隆敗績
走德州朝
廷其危矣
負關外之
托景隆之
罪也

令壘營人今為戰非受令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
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時時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
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
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
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 燕兵至
會州簡閻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
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太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午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
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苦不得休息凍死及墮指者甚衆燕王謀知之
謂諸將曰遠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使都督陳暉領哨騎
渡白河 燕王率精騎薛祿等逆擊之暉則僅以身免乃悉精銳攻二營
盡殲之真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

燕將質
王神筭
制勝而
王不受
尤見謙
德

高巍上
畫燕王
和鮮以
贖骨肉
之親

亦出兵內外夾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
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棄其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
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天寧而殿下不從虞弄神謀制勝料敵無
一不酬何其神也 王曰此適中耳何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
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常法但後有商畧無難於言

謹按

自謙而美衆謀此 文皇帝鼓舞衆傑屈群策之雄畧也可為萬
世法

續高巍自稱 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
又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 聖
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耆妣朝野
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大王與朝廷有隙張
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王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
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

青律四

釋骨肉
猜忌之
疑塞說
賊離間
之口此
二句極
至言

此一段
為燕王
較量欲
其審已
量力總
是欲其
和好勿
間之疑

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須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秦聞或解其護衛或質其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說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擲遠。適大興甲兵嚴疆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忍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眾數萬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安。撥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最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馬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

使其骨肉
相殘

父蒙大
祖教養
無能補
報

黃二禽獸
必有餘孽
當時若無
備前藩之
謀今日却
裡有這寺
党亂

御史曹
鳳詔所
言皆維
萬世君
臣之名
分

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事恐與伯夷叔齊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于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蟬蛻微命生死不懼者但父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臣職王梗為庶人岷府典善李世英等棄市。燕王上書罪狀左班文臣齊泰黃子澄等姦惡且曰乞將姦臣齊泰等發來軍前究問如陛下不發臣必不休兵抵京師赤地千里尋復移檄五下。遼王來朝時太宰既為北兵所破山海關以東守將或遁或降遼王懼遂渡海來朝時諸王入朝有從御道馳入且不拜者御史曹鳳詔抗章劾之言諸王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官中乃行家人之禮叙叔姪之情今桀驁不恭亂朝廷之法制非太祖意於是聞者愕然憚之。十

二月靖難兵趨大同時李景隆在德州復調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

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以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敵其

衆兵法所謂逸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今帥師征大同必然告急督李景

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卒脆弱不堪使敵疲於奔命則凍餒逃散者必

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諸將曰

善遂帥師出紫荆關攻廣昌克之靈丘降○加李景隆太子太師初景隆

之將命比伐也實黃子澄薦之故景隆之敗子澄等匿不敢以聞帝一日

問子澄曰外間近傳軍中不利果何如子澄對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

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景隆復以拒退燕師聞故有是命且遣

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醞賜之○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

燕王表列二人之罪也二人名雖罷退陰實畫治兵如故○召茹瑺

復為兵部尚書自續燕王上書言我本 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

燕王熟於戰
書故所言
皆兵法景
隆一堅子
耳安能典
王較

建文帝賜李
景隆以貂
裘令其帥
師退燕以
壯朝廷

父皇之仇
義在必報

召解縉
為文臣

被葉
本根察

高皇帝親弟承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
今奸臣齊尚書黃大卿等誓必不與共戴天也故欽祖訓統兵三十萬誅
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使知朝廷左班文職
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為子者義在必報也

正庚辰洪武二十二年即建文二年

正月靖難兵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召河州衛吏

解縉還為文淵待詔重倫薦之也先是縉謫河州過華山題詩云謫宦西

來登華嶽黃河東去一秋毫可憐閑却擎天手萬古霄日月高帝聞之故

召○湖廣左叅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太皇太后帝竟之德始於親睦九族今

日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而本根廢矣詔視其賊安置遼

東○李景隆帥師救大同時燕攻大同急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援之燕

士帥師由居庸關而回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什一二委棄道伏

李景隆傳 卷四

每時處勇歸
心意亦
天意

擢胡廣
第一

漢陽知
縣王叔
英絕食
析兩兒
是子民
父母

于道不可勝計○二月韃靼國公趙脫列于司徒劉哈利帖木兒等自沙
漠率眾助燕王大加賞賚既而謀報胡寇將復邊王以書諭韃靼可
汗坤帖木兒并諭瓦剌王哥帖木兒等曉以禍福○改都察院為御史
府○三月朔策進士于奉天殿賜胡廣王良李曾等及第出身有差改廣
名靖廣對策指斥親藩帝喜擢第一且謂曰北邊方與韃靼為亂胡豈可
廣乎即日賜廣名靖授靖及王良李曾並為翰林脩撰二甲首名以下吳
溥楊榮劉規楊溥為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為給事中○召
湖廣漢陽知縣王叔英為翰林脩撰叔英台州黃巖人博學有氣節自以
以孝行稱知漢陽有惠政常遇旱虔禱不效歎曰民將無食吾為民父母
敢自飽即遂絕食以承天變不三日大雨雨不止復祈晴如舞雩禱雨遂
霽其精誠如此○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
進軍真定以圖燕時景隆得君驕恣帝賜以鉞斧旌旄中官齎往渡江忽

景隆進兵
北伐

數子皆
匹夫

燕王謂李九
江志大無
謀又謂即
英等皆匹
夫之勇有
何益於朝
廷其藐之
甚矣

甲兵糧
餉為吾
資

迅雷風雨壞舟皆沉於水識者知其不祥至是復賜之景隆專制生殺觀
望不肯盡力朝臣多策其必敗而帝不悟○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命
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繼之時景隆軍過河則前鋒已至白溝河郭英等過
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前進燕王聞之率諸將進駐固安王謂紅福
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勇而遠襲郭英老邁退縮平安復而自用胡
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其來無能為也惟恃其眾耳
然彼豈可恃也人眾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應左
右不相聞徒多無益也况彼將帥不專而政令不一紀律縱弛而分數不
明往者鄭村壩之戰眾非不多兵甲非不堅利逐之即敗如風行草偃其
摧敗披靡失志喪氣至今魂褫魄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
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甲兵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為吾之資耳爾等
但秣馬厲兵所吾揮指舉之如拾地芥兵法所謂敵雖眾可使無闘又曰

景隆進兵北伐
景隆進兵北伐
景隆進兵北伐

李景隆走德

王坐高
狀以待
旦忽見
兵刃有
火光急
於戰也
以爲有
必勝之
兆

南北兩
軍交戰
勝負未
分各有
殺傷均
爲未利

識衆寡之用者勝吾策之審矣第慮爾等過殺當謹以為戒是日燕軍渡
王馬河駐營於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王坐高牀以待旦忽
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燁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王喜曰
此必勝之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輝祖帥京軍二萬為殿星馳會之
謹按 兵務精不務多兵在將用之善否不在衆是故善用之
文皇以八
亡非他咎在兵務多而將不任也
文皇之論用兵可為萬世鑑矣

正和 李景隆帥諸軍次于白溝河靖難兵迎戰不利時景隆及鄭英吳傑

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列陣以待惟都督平安瞿能奮勇先登燕兵迎戰
鋒初交安奮勇帥衆而前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其衆燕兵
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勇敢相當率千戶華聚等自河北岸力戰王
自率軍數萬夾攻亦破之殺數千人都督揮何清被執時日已曛人猶戰
未已至夜深始各收軍還營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哨馬失百餘匹

李景隆走德
州

勝負
常事

三被創
而三易

徐忠自斷
其指裂示
裹瘡而戰
北將亦推
哉

而也○庚申瞿能平安諸軍人謀難兵戰于白溝河敗之斬其將陳亨
燕王與高煦來戰諸軍大敗瞿能死李景隆走德州先是 燕王既收
兵還營其夜秣馬待旦渡河索戰於是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
右軍為先鋒在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出渡瞿能及其子
先與燕房貴交戰平安帥大軍為兩翼竟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
寬敗有懼色 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為破之即麾精
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
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射其馬凡三被創而三易之所
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乃稍却馬每阻于堤
幾為瞿能所及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鎗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
被創已而安斬亨于陣忠兩指被斫未斷忠自斷而擲之裂衣裹瘡而戰
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

本行古子百廿七

南軍大敗肯早
所康和
高魏之
既而止
制藩之
兵而何
有此今
之敗

建文之
亡成祖
之興皆
天也

州書海至
此朝廷將
奈之何只
有此一着
而已

王省一
教授耳
明君臣
之義而
不淺燕
王觸明
倫堂柱
而亦
人傑哉

靖難
兵進攻
濟南走景
隆

薄于瞿能復引眾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前越馬侯前通淵陸
涼衛指揮滕聚復引眾赴之會旋風起王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
其後突入馳擊與高駒騎兵合遂斬能父子于陣平安與宋能戰亦敗於
是列陣大崩奔北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北兵追至其營棄風縱火
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不可勝計斬首
及溺死者十餘萬眾其追至月種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
景隆單騎走德州其後白溝河暴骨成堆過者莫不悲焉是戰也魏國公
徐輝祖帥軍為敵獨全軍而還

謹按李景隆丹以數十萬眾大敗南軍至此事勢不可為矣建文之亡
非他由黃子澄之薦景隆誤之也景隆真三趙括文皇方委其
來而子澄乃中敵人之所謀烏在其為謀國雖然子澄之誤亦天也天
將有所成則必有所誤子澄之誤天將以成我文皇之大業也天之
所造雖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而況子澄景隆之流乎是故建文之
不終文皇之靖難皆天也非入之所能為也

靖難兵進攻德州五月督餉山東叅政鐵絃參贊軍務高魏還守濟南

先是李景隆南奔魏及鉉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奔潰時方端午魏
及鉉酌酒同盟協力固守濟南以須後援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遂趨
濟南募兵并收集潰亡士卒以守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靖難兵遂入
德州時景隆聞北兵將至遂拔德州之眾皆遁往就鐵鉉燕王遂入德
州籍東民收府庫糧儲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南縣執教諭
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自君臣之義何
如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省江西吉安人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而夷齊乃諫而餓死我成祖
夷齊異世同心
革建文之命其為應天順人猶夫湯武也而王省亦觸柱而死實與

正靖難兵進攻濟南李景隆敗走遂圍城鐵鉉等固守不時燕王聞李景
隆南走令諸將乘勝追之倍道而進是月庚辰詰旦至濟南時景隆眾尚
十餘萬倉卒出戰布陣未定燕王率精兵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李景隆
懷二心
敗大事
足以贖
其罪

乃建文
柔斷

詔改
門名
以應
無此
向之

於是圍城環攻甚急鐵鉉督衆方捍禦不能下陞鉉山東左布政使
○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為征虜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景隆還
朝帝赦不誅黃子澄乃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謝宗社
勵將士不聽副都御史練子寧亦憤激執景隆於朝班且哭且數其罪頓
首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老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姦請先伏誅卒不聽
帝之仁柔無斷類如此○七月用方孝孺等議更定品官階勳做周禮卿
大夫士之制正一品為特進資政上卿從一品為資政卿至正九品則為
保義士從九品為保義下士餘皆類此復命翰林詞臣泰訂損益其武禮
制而頒行之○八月承天門成詔改為臯門先是承天門災詔營建之至
是告成工部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方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
門為臯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心殿帝從之更定殿閣
學士及東宮官僚翰林院官制不可悉紀改侍讀學士為文淵博士即以

難端
之方孝孺為之

變更官
制舊章
貴方章
儒不能
救正其
失極貼
當

塞水
灌城

高皇帝神
牌於城上
今彼不敢
擊亦計也

年問官制舊章變更殆盡只此已失不足矣相訓序曰凡我子孫欽
承朕命功在天地祖宗亦將予祐於無窮矣建文親承祖訓德王未乾奈何
之意而紛更之將何以致神明之子佑是故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建文
只此一舉足以致亡矣且改易門名官名各宜應天變之急務豈濟時艱
之良謀無益成敗之筭而祇自速戾招尤徒使靖難之師得以為辭耳
方正孝一代稱賢不能救正其君之失反從而稱周孔以附會之愚故著
論以附於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靖難兵解濟南圍還北平盛庸鐵鉉遂復德州諸郡縣先是北兵圍濟南
凡三閱月百計攻之而城中隨機應變敵莫能入一日北兵塞水以灌其
城鐵鉉乃設令軍民出降燕王大喜下止灌之令鉉陰伏勇士開門候
燕王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
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毋出其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
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謂王曰師老矣於是撤師退還北平鉉遂及盛

兵勢大振

庸等兵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振。擢鉄鉉為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

事封盛庸為歷城侯。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命副將

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執都督

徐凱程暹等。燕王以盛庸之比向也下令陽征遼東將士聞之頗不樂

行至通州張王來能請問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遠征況途地早寒士卒

難堪此行恐非利也。王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兵傑平安守定州

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築滄州欲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敵眾所聚

定州修築已完城守粗備滄州土城傾圮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修之

未易便真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

遼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趨城下破

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成守備堅完難於為力且機事貴密故未令眾

知者慮洩也王與能叩頭稱善徐凱等謀知燕王往征遼東果不為備遣

燕王用計權取滄州

軍四出伐木晝夜督軍脩城燕兵過直沽。王謂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

縣長蘆今塼堞完竈兒坡數程無水彼不為備趨此可徑至滄州城下是

夜三更起程下晝夜行三百里遇哨騎盡殺之食時掩至滄州凱猶不知

督軍運士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乃亮命分守城堞眾皆股栗倉皇無

暇環甲燕兵四面急攻王麾壯士由城東北肉袒而登踰時遂拔其城先

遣兵斷其歸路生擒凱及暹及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

眾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械送凱等還北平。十二月盛庸移營東昌

燕兵進次臨清。靖難兵攻東昌盛庸鐵鉉督師與戰大敗之斬其大將

張王時庸等聞燕兵且至空軍宴犒將士誓師勵眾簡閱精銳替城而陣

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此易舉耳彼既乏糧而出東昌素

無蓄積其何所恃乎燕師自恃屢勝見庸旗纛往即鼓譟而前盡為火器

所傷俄平安兵至與庸軍人於是庸麾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王千陣騎

燕兵四面攻急

盛庸皆城而陣

燕王謂諸將曰此易舉耳

彼既乏糧而出東昌素

無蓄積其何所恃乎

燕師自恃屢勝見庸

旗纛往即鼓譟而前

盡為火器所傷俄

平安兵至與庸軍人

於是庸麾兵大戰斬

其都指揮張王千陣

騎

燕王階陣躍馬而出亦天意也

帝志欲削藩又恐他日有殺叔父之名不欲削之而又生之致使燕王恃胆以親敵此處便見天意其王有不死者世謂建文君仁柔無斷而失位者正坐此病

兵往往有棄甲而降者庸軍厚集圍燕王數重未能周長率胡騎奮擊其東北角於是西南抽兵漸薄王躍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遂北奔庸追兵追之復擊殺者無數先是帝詔諸將戒約軍士無便朕他日有殺叔父之名燕王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雖短兵接戰真敢加刃王騎射猶精追者每為所殺至是兵敗北奔王猶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敵近適高煦領指揮葉聚等兵至獲庸部下指揮常某等數人而去燕王喜以高煦為首已甚憐之

謹按是役也使非天命有定不亦殆哉故曰王者不死自漢帝以來已

山西清遠衛卒羅義請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欽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

息兵歸國科給事中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為翰林侍讀

正辛巳 洪武二十四年即建文二年

燕王以張王之陣亡哭之未已又浚而追封此雖報功意也

燕王耻東昌之敗志在復仇

願尤為不可况萬難無一易哉乙且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後文皇權戶

正月辛酉朔東昌捷報至京師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復任以政事丙子靖難兵回至北平燕王耻東昌之敗下令召募勇敢之士初靖難師起僧道衍每曰師行必克但費兩耳及敗于東昌王北還道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耳乃昌字也自此全勝耳與朱能力勸王整兵前進二月戊戌燕王令僧俗佛會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自為文祭之涕零如雨自梳所服袍焚之以表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殿下志氣如此何憂太業不成乎張王者河南祥符人初為元樞密知院洪武初歸附東昌之戰燕王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王以衝擊而出王不知王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數十百人王亦被創而沒王與之

靖難之功居第一

慎於者必成
捐生者必
至言平

勸師旋諸將皆待語及東昌軍王曰勝負其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王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噴涕不已後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王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早沒追封榮國公焉○乙未靖難其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朱能曰賊勢鴟張漸來見逼今因其未出先進師禦之不可坐受其制師遂南出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協力同心臨陣斬敵百戰百勝比者統戰即退棄前累勝之功深為可惜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若曰溝河之戰南軍怯懦見敵即赴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刀鋸在前而不畏鼎鑊在後而不懼臨陣舍死奮不顧身故能出百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舉近事為喻不必遠鑒于古此實爾等所知也有違紀律者必殺無赦恪遵予言師至保定諸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為收效況盛庸嚴叟德州吳傑

詳觀燕王所

言兵法無非乘機以制勝其于兵法亦審矣豈是文君疎於法而受敵於人乎

燕王百出百奇百戰百勝而又有東昌之敗者以自恃之過也

平安 真定相為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西來則先擊其西東來則先擊其東賊一軍餘自破膽諸將曰二百餘里不為遠我軍分兩賊聞彼合勢齊攻我腹背受敵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於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三月戊寅盛庸進兵營于夾河平安駐師軍家橋靖難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去四十里燕王語諸將曰敵每列陣精銳在前罷騎在後明白與戰以勁師當其前摧其精銳餘自震惰中軍嘗云敵五六里列陣嚴整以待之我以精騎先破其陣統其背而擊之如掩扉之勢推之使前彼急行五六里氣喘力乏中軍俟其奔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乘勢逐北賊衆必敗慎勿逆擊之彼不得前奔則必致死於我矣切記吾言○辛巳盛庸兵及靖難兵戰於夾河殺其大將譚淵

燕王百出百奇百戰百勝而又有東昌之敗者以自恃之過也

矢刃不
能入

南軍
奔潰

窮寇勿
追

臨敵貴
審機變

壬午復戰，敗績。都指揮杜得等死之。盛庸走德州。時兩軍列陣相對，燕王先帥三騎，規之掠陣而過。遂麾兵攻其左掖，庸軍擁盾層疊，有敵矢刃不能入。燕軍預作木躡，長六七尺，橫貫鉄釘于端，未有逆鈎，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堅不得出動，則皆牽連，不可以敵。遂乘其空，覆攻之。天下如雨，敵衆棄盾走。燕騎兵乘之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中軍，至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衆死戰不退，淵與其部下指揮重具保等皆為得軍所殺。會日暮，各飲，還營。明日再戰，燕王謂諸將曰：「昨日譚淵因敵走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兵法曰：窮寇勿追。故我先戒中軍，令整兵以俟。敵已過，然後順勢擊之。蓋彼雖少挫，其鋒尚銳，汝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激鬪？」大抵臨敵貴於審機變，識進退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汝曹當慎之。時盛庸軍於西南，燕兵軍於東北，兩軍交戰，自辰達未，勝敗未分。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眩目，咫尺不見。北兵乘風大

帝既削藩，又
令將士不
可加刃，既
不加刃，則
之何為卒
之削髮披
緇乃自誤
耳何尤哉
人自誤耳

燕王設計
取糧以誘
南軍計也
尤也

薄暮趣
兵渡河

呼縱擊之。南軍大敗，棄兵而走，斬首數萬，得輓輶舟楚智皂旗張等皆死焉。追至滹沱河，溺死及蹂踐死者不可勝計。盛庸單騎走德州。是戰也，燕王輕身出入庸陣，將士守上戒諭不敢加刃。以至於敗。○詔賞遂齊泰黃子澄于外，責以付託不效，令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為文具而已。其實使之出外募兵也。○閏正月己亥，具傑平安帥師及靖難兵戰于養禾，敗績。先是，夾河之戰，具傑陳暉等引兵來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乃退還真定。燕王謂諸將曰：「具傑若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是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曰散軍。四出聲言取糧，政令校尉荷檐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真定城，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具傑等聞之，以為信然，乃謀出師掩其不備，遂出軍滹沱河，距燕軍營壘七十里。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日都指揮陸榮進曰：「今日百十惠，無家所忌，不宜進兵。」王曰：「時機不可

南軍進
戰中燕
三之計

矢下
如雨

大風
助非
偶然

三大戰
皆有風
助帝王
自有真
矣

矢也若稍緩之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為力矣拘小忠者誤大謀

遂進與南軍遇于藁城傑等列方陣于西南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

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乃以軍壓其三面

悉精銳攻其東北隅相與大戰王以驍騎數百循滹沱河繞出其陣後突

入大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箭集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被殺傷

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師乘之傑等軍大潰追奔直抵真定城下得斬六

萬餘人生擒都指揮鄧敵陳鵬等具傑平安僅得入城南兵降於燕王悉

釋之南還自是南兵愈解燕笑王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諭世子曰善

燕之後世毋忘也○靖難兵徇河北郡縣多降遂次于大名

謹按前此白清夾河與今此藁城三大戰靖難兵皆有風助之異先敗

者漢高以天風而脫離水之圍我成祖以大風而成屢勝之功自古

帝王之得天下何往而非得天以為之本

四月燕王遣人書早朝時大名官吏迎靖難兵送謀者言齊奏黃子澄

皆當逐有司已簿錄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棟謹奏為息兵養民事

凡數百言書成王以示左右喜謂曰署臣於燕之上其義爾知之乎皆

對曰不知王曰予各與帝音同皇考太祖皇帝命名之意有在今以

臣先之即神燕皇帝此其兆也左右皆頓首稱賀○遣大理寺少卿薛昂

如燕時燕王書皇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二人閱畢奏曰此機會

也燕軍久駐大名暑雨為疹不戰將困矣今遣人報之以弛其備且各處

軍馬漸集調遼東軍以攻永平德州以擾平燕根本受敵彼必歸援我軍

追躡其後破之在此舉也使人往返之間師已畢集矣投機之會決不可

失帝以為獄乃命觀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之罪使歸本國勿預

兵政仍復王爵求為藩輔遣薛昂等齎往燕師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數

千紙付與密散諸燕將士使歸心王讀詔大怒欲殺昂既而釋之乃

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昂等觀之留數日

燕王上書稱

臣為息兵
養民其事
之誠為未
可知在乎
方黃二子
善復之而
兵之一字
決不可言
委之何其
不然

詔赦燕
王父子
之罪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志卷之九十四 靖難四卷

方黃二子可治以之扶則持扶以之治可二方

乃還

方黃此策所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夫以文皇料敵如神明見萬里豈其為區區淺術所眩自弛其備而使敵入得以乘其散即必不然矣且方黃惟務集兵不知選將似此舉措尤未為得何也云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豈果足待乎方黃不知定之取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三十萬其集莫衷於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豈果足待乎方黃不知鑒此乃以此為投機之會始末之思矣且數十萬宜諭六類掩其竊於曾此而能密曾此而可使燕將士歸心耶自有同賊徒貽敵笑方黃豈德有餘而才智不足正有餘而權變不足祇可為時平之相以扶危濟傾難矣

朝廷執武勝擊敵此是禍端方黃二子何見不到此

五月燕王使指揮武勝等來上書言得總兵官四月二十日驛書又有會合軍馬之旨遣使息兵誠即偽耶張机阱以相掩陷令人豈能自安如此欲令息兵可乎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朝廷以燕不肯息兵執武勝繫獄○六月靖難兵破濟寧掠沙河沛縣焚其軍資糧運數百萬京師大震先是北兵獲謀言武勝等繫獄燕王大怒謂將曰自古敵國從來理無執使今若此吾必滅之彼軍並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宜調軍騎數

燕王遣指揮李遠率輕騎兵六千擾其糧道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輿以來儲積在福薛祿合兵攻濟寧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也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石悉為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煨燼河水盡熟魚鱉皆浮死漕運軍士盡散走歸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南軍自此益不振矣○七月

燕王誘清出城伏兵為殺之神哉妙計過於什幹矣

今未敢也之對折在

千燒彼糧船則德州饋餉不給衆必瓦解遂遣其都指揮李遠率輕騎兵六千擾其糧道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輿以來儲積在福薛祿合兵攻濟寧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也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石悉為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煨燼河水盡熟魚鱉皆浮死漕運軍士盡散走歸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南軍自此益不振矣○七月靖難兵襲取彰德軍攻其城不克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遣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中之薪折屋為燧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誘入伏內擒殺千餘人自是不敢復出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為之緩攻○平安自真定率兵攻比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糧食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兵告急○靖難兵還次定州遣其將都指揮劉江救北平○八

本朝... 青... 卷...

劉江棟
以砲為

燕王於北平
被圍虛心

則此平之
圍以解若
彼建文所
住匪人又
不能降心
求策其要
戰而娶敗
也又奚疑

月靖難將劉江及平安戰于北平安軍敗績初燕王聞北平被圍召劉
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殿下
如何兩處顧得徒團走不住為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
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嚮為號二次砲嚮則決圍三次砲嚮則
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
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嚮之後為殿者放砲常不絕
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來平保兒必駭散矣王大喜然其計保兒安小
字也至是江與安戰果如其策大敗之斬獲數千人獲馬六百餘匹安走
還真定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如燕方孝孺言於朝曰今河北師老無功
而德州餉道又絕事勢可憂向以罷兵之說誘之既不能行則當別用一
策安可坐視臣有一策帝曰試言之孝孺曰燕王素寵愛次子高煦及
幼子高燾其世子嘗為其二弟所讒恒不自安今但用計離間其世子使

胎書離
間燕王
父子

明如
燕王
豈離
間之
計所
能投

此見燕
主謙德
之言

燕王不即
皇帝位

彼父子相疑則必趨歸北平而吾可以徐圖其後矣帝從之遂令孝孺草
書貶世子令皆父歸朝許以燕王之位而令張安禧詣世子世子得書不
啓封遣人并安等送赴軍前時燕王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
廷通密謀高煦亦助儼言燕王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
至王覽書歎曰吾父子至親猶見離間况君臣之際乎乃囚安等
續燕王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燕王曰東昌之
敗非爾等之失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
弛遂致違律并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致驕縱此豈子之罪哉
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
正月朔燕群臣將校上表燕王勸進宜早即皇帝位以慰天下之望
不許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尚太祖女寧國公主最有才智

女帝國
公主受
太祖高
皇帝遺
命

公主梅殷情
屬親誼詞

嚴義正何
人敢出一
言觀其割
來使之耳
皇不復報
書何等堆
壯固布若
人何患朝
綱不振

楊士奇
有明體

太祖最眷注之臨崩時皇太孫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太孫曰燕王最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
六者汝其為朕伐之言訖而崩太孫既即位殷以至親嘗在左右至是靖
難兵漸南逼諸將多異與觀望乃召募淮南民兵公軍士號四十萬命殷
統之駐淮上以扼燕師既而燕王遣殷書以進香金陵為辭殷答曰進
香皇考有禁違者為孝不違者為不孝王大怒遣使復書夏言與兵
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曰授
數語詞其峻且曰留汝口回去說知也燕王陞擢將校以都指揮丘福
宋能張信劉才鄭亨李遠張武火真陳珪李彬陳賢王忠徐忠陳文房寬
並為五軍都督僉事陞紀善李忠為右長史餘將士陞秩有差○都督楊
文帥登東軍圍永平靖難將劉江擊敗之○以楊士奇為吳府審理副士
奇江西秦和入幼孤貧力學客遊湖湘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

適用之
才象名
第一

士奇著
名

靖難兵
敗南軍
之後自
是有進
無退

國勢危
如累卵

薦於朝召入翰林脩書方孝孺亟稱之奏為副總裁監視諸局未幾令吏
部試諸纂脩者授以官尚書張統讀其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也以
為第一奏授吳府審理副士奇由是著名○詔內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檢
送京師洪武初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內
官暴橫為言詔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橫虐害士民者即擒縛赴京
以聞於是內官奮氣密謀推戴矣○十二月燕王帥師南伐敗南軍于
景縣靖難兵自此有進無退矣

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二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罕能禦之然所過城
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兵去即復為朝廷守是時燕所據者惟一北平
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官密遣人言於文廟直檮京師約為內
應天下可定文廟然之壬午春率兵直趨京師不復為歸計意有所
屬也既正大統諸內臣有謀
者皆次第擢為遺藩鎮守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制

謹按是時南師屢著靖難之兵日逼國勢危如累卵矣而猶以更改制
度為事揚揚若元事時昔人燕雀處堂之喻其建文君臣之謂乎

朝廷命將援山東

正午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五年

靖難兵攻破兗州府舊縣及

東阿東平汶上鉅野諸縣靖難兵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顯迎降知縣顏

伯瑋死之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真卿之後洪武末舉賢良除知沛縣

時比兵所過皆歸伯瑋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既而北兵駐沙河轉攻沛

伯瑋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城戒之曰汝

還家白大人吾不能盡子哉矣因題詩御史行臺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

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一木豈能支大厦三

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恨望采民艱違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

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經死

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屍亦自刎俄擒主簿唐清典史黃謙亦不屈死

三月平安率師及靖難兵戰于肥河斬其驍將王真燕王來戰安軍敗

建文帝之時遭靖難之師當日內官阿輔者衆仗義者少惟教諭王翁融注而反沛縣顏伯瑋自縊而死其子自刎繼之此等節義可多焉哉

燕王續時北兵駐泗河謀報平安領馬步四萬為前鋒躡我後王乃命高煦

守營親帥精騎二萬至肥河按伏以待之數日安兵始至王令王真白

義劉江各將百騎往逆戒令遇敵佯走引入伏內安兵真等大戰互相殺

傷真斬獲頗多而後隊不繼安麾騎圍之數匝真身被十餘傷氣愈奮猶

手斬南兵數十人自度不免乃馬上自刃而死真燕山右護衛百戶也沉

毅有智畧每戰買勇衝敵常以一當百王嘗謂諸將曰奮武如王真何

功不成後追封金鄉侯配享廟庭時安引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坡王以

數十騎當之安軍胡騎指揮火耳灰者素驍勇有名持矛直趨王前相距

十餘步燕胡騎指揮董信引弓射之中馬馬倒遂生擒火耳灰其麾下哈

三帖木兒亦驍勇持矛衝突來救信復射其馬人馬俱仆并擒之時欲生

擒致平安安變服以數騎遁去斬首數千級獲馬八百餘匹

燕王為真

謹按革除遺事是戰也安操長鎗馳馬追燕王幾及之會馬蹶乃弗

克前安歎曰真命天子也先是王夜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

壯哉真也身雖傷而氣九奮馬上自刃而

生擒火耳

本朝皇朝通外卷之二

命天子

豐貌美髯乘白馬持大刀自西北來聲言救駕即砍安馬應聲而倒
王得脫難問其姓名對曰臣華城隍神也既覺王喜及與安戰始終
如夢馬我成相天命在躬百神呵護此理宜有

正 蘇州府知府姚善恭贊都指揮儲欽軍事兼督蘇松常鎮嘉興五郡軍

姚善 札賢 下士

馬入援京師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景第初朝廷以吳民薰染夷俗僭
靡遺式明法以齊之歸者或更籍持短長賊謫蜂起號難善洞達政體

當代賢

風俗淳漓以為興革由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

人之盛 可以唐 虞三代 比隆

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請問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
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

錢序 不苟 取與 命貞

避入大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面不可得見也錢序自守甚高
善願見不可得有命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
書以訓士一日饋米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

水明 經見 善重於

木曰錢先生與入不苟合充不苟取與公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且善
聞之欲往候乃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

錢序 授守 禦制 勝之 策

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
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
耶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

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薦芹為行軍司馬

續 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王賓韓奕諸人何殊東漢清範國初此
風往往往有之惟今思昔真美人西方足昔空谷矣

續靖難兵破宿州遂取徐州於是齊魯處堡諸將吏皆降軍士或散為

何福敗 燕帥於 小河

群盜反抄奪芻糧助北兵為勢矣○四月丁卯總兵官都督何福敗靖難
兵于小河斬其太將陳文韓貴時北兵至小河陳文於一要處為橋先度

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何福列陣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
河而東燕王帥騎兵與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奮

卷之三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一 靖難 何福敗 燕王帥騎兵與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奮

南北相持民
其魚矣念
及民廣同
然有餘悲
也

南軍再捷北
兵多有寒
心向無朱
餘策則
帝之為帝
王之為王
未可知然
而天命有
歸堅使朱
能堅燕王
之志其所
以奮有天
下者復朱
餘之力也

擊破之俘斬數百人遂斬陳文千陣勇氣百倍遂渡橋南燕將張武見文
戰沒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却之指揮丁良宋彬被執燕
將都指揮韓貴亦戰死於是福兵與燕兵南北對壘相持者數日○甲戌
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京師時北
兵駐齊眉山輝祖帥軍援何福既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薄暮
輝祖斬其尉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於北軍中最號勇敢馬蹶為南
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
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朱能獨斥諸將大聲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
况敵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耶諸將言歸者
皆不忠當斬以徇衆不敢復言王遂決意引兵南下會京師傳言燕
王已北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謹按 兩敵相持貴進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於
此矣謀臣自古繫安危齊黃方練諸臣徒爾憚忠而知兵非朱能

南軍往矣無
法力疲人
困不得休
息燕王行
兵有度敵
不敢犯而
人得以休
息

四也何往
而不敗哉

燕王禁軍士
勿渡河恐河
一渡則士
心必懈而
解得此著
王見到處

截南軍
餉道又
令遊騎

何福移師營于靈壁時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為營軍士通夕不得休
暨成而將且復行往往虛散人力故臨陣之際卒先罷困矣燕王行營
不為塹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為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即得休息自便
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頒將士每拔城破壘悉以所獲財物資之人
樂為用至是對壘日久王與將士不鮮甲者一月矣盛暑淮生蒸濕暑
雨連作軍中頗有疾疫將士頗怨屢請渡河擇地休息士馬王諭之曰
兩敵相持貴進退一渡河則士心必懈敵乘勝來邀祇取敗辱耳况敵
久乏糧士卒飢窘其心已離邀其餉道可以坐困之今日之勢利已在我
不容以緩諸將惟宋能鄭亨以為然餘人猶固請不已王盛怒斥之諸
將乃不敢復言遂遣宋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遊騎擾其樵
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以免其擾且就糧尤便然分軍護糧勢不得完

南軍再捷北兵多有寒心向無朱餘策則帝之為帝王之為王未可知然而天命有歸堅使朱能堅燕王之志其所

優其樵
採皆王
用計處

銳氣頗衰。已邗靖難兵及柯福平安戰于靈壁。福等敗績時南軍運糧五万。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為方貴。負糧者居。中燕王規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于林間。戒伺敵戰。疲即出擊。於是躬帥師逆戰。以騎兵為兩翼。安引軍突至。殺北兵千餘。天下如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為二。南軍遂亂。何福等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傷甚眾。北兵引却。高煦窺見南師疲困。即帥眾突出擊之。王還去掩擊。其後福等大敗。俘斬万餘人。獲馬三千餘匹。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眾走入營。塞壘門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且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於淮河。庚辰靖難兵攻破靈壁營。何福遁走。副總兵陳暉平安皆被執。恭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悟善大理寺丞彭與民皆死之時。燕王令諸軍攻靈壁營。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北兵三震砲。福軍誤以為已砲。急趨門走。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隊濠。斷皆滿。北兵急擊之。遂破其營。生擒陳暉。

燕王之
子高煦
乘南師
疲困即
乘道

南軍大敗
黃偁潛
之謀誤之
也今日大
事去矣吾
等万死不
足贖誤國

之罪悔之
遲矣嘆之
何益

平安及參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晟指揮王貴等一百八十餘員。獲馬二萬餘匹。降者無算。悉縱遣之。何福單騎脫走。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能守矣。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五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帥師赴濟南。至直沽。師潰。時靖難兵南下。朝廷用齊黃策。調遼東兵十萬至濟南。與鉞鉉合勢。以絕北兵。後北至直沽。遇北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辛卯。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庸敗走。遂克盱眙。時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艤舟編筏。揚旗鼓譟。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王命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初不之覺也。及漸近。營舉砲。南軍駭愕。福等衝突其陣。南軍棄戈卸甲而走。庸股慄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遂單舫脫走。北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遂攻下盱眙。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宜先

南軍
有俱
色

燕王與
眾將定

策

所守既固非攻不下

京城驚駭必有內變

建文當燦有嗟時

遣黃觀等三人直往

杭州募兵

入援京師

三子雖忠於國而不顧家亦無益於事矣

取鳳陽徑趨滁州集船渡江或欲先取淮安自高郵以達真揚即渡江可無後顧之虞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若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力屈威挫援兵既集非我之利今乘勝鼓行直趨揚州儀真兩城軍弱可招而下既得真陽則淮安鳳陽人心必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京城震駭必有內變吾於此時索取姦惡事窮勢迫誰能固匿之必有縛敵軍門者吾得而甘心焉以雪圍逼之恥拔諸王之困可指日而收效也諸將皆頓首稱善○遣禮部侍郎黃觀往安慶偕撰王叔英往廣德都御史練子寧往杭州募兵入援京師三人奉詔皆奮不顧家然事勢不可為矣○揚州衛指揮王禮以城降于靖難師先是燕遣都指揮吳王招諭揚州守備指揮剛監軍御史王彬不從謀集兵守禦王飛書募入擒之禮先謀應北兵為剛等所執繫獄至是禮黨千戶徐政等率眾破獄出之遂執剛及彬開門出

北兵旗鼓蔽天

方孝孺上計緩兵

燕王未事先知方孝孺詐割地以講和主便曉諭此計欲緩我師何神也總在天意有在故使之神悟若是方氏緩師之計亦之

降庚子北兵至天長禮政等縛工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命禮同指揮吳庸等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靖難兵克儀真遂立大營于高資港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鎮江守將童俊送款建文帝雖下詔天下勤王然而無及矣○呂太后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師議和時北兵既克儀真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稍緩之遣入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召募丁壯當畢集大整之險北軍不長于舟楫相與決戰江上成敗未可知建文帝善其言乃以太后命遣郡主往以割地分南北為請燕王怒曰此特欲緩我師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括船于瓜州燕王將渡江也令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於瓜州令內官狗兒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狗兒後賜姓名王彥

謹按

靖難初不獨猛將如林而內臣智勇兼人者亦往往有之王安即不花都女直人孟驥即添兒西番人鄭和即三保李謙即保兒並

卷一百一十五北兵起事月通記卷一百一十五

何

雲南人雲翔即猛哥田嘉禾即哈刺帖木並胡人皆內臣從文廟起兵靖難出入戰陣多建奇功後皆為各監太監或出鎮邊藩焉

遣親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昂等帥師與靖難兵戰于浦子口。靖

難兵大敗盛庸軍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時盛庸帥舟師駐江上北兵漸

至近岸盛庸整陣以待先是北兵敗于浦子口燕王欲還適高煦率兵至

王撫其背曰兒嘗用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定吾以爾為太子於

是高煦決死戰王麾精騎數百直衝之庸軍奔潰悉棄戈甲而走死者

不可勝計陳瑄受命帥水軍往援遂迎降令將士皆解甲釋胄燕王大

喜又陞三級。庚申靖難兵次于龍潭時建文帝聞盛庸復敗沿江舟師

皆降憂懼不知所為問計於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曰今城中尚有勁

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固守以待

援兵至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

為後舉帝然之乃命谷王橈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

方孝孺陳固守之策

燕王明見萬里

削地請和為緩

兵計王

見之審

矣孝孺

行不許

詐

割地之

計不行

齊黃

之忠

不如

方周

地兵進金川門

始瑞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誦和為辭以待援兵景隆等既至見

燕王俯伏惶汗不敢仰視之乃以割地誦和為請王笑曰公等今為

說客即割地何名公何為聽奸臣之計景隆等懼不敢對既乃稱述天命

頗致推戴之意焉王悅遣景隆等歸。齊太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

逃難且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於外夷

不果建文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徘徊殿庭長吁不已

謹按

齊黃謀國親信之臣與建文君同休戚者既付託不效只合死守社稷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假徵兵逃難于澄復欲航海逃於外夷二人之忠不如方周侍請周紀善董遠矣

正亥靖難先鋒將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子靖難兵進屯金川門時

北兵既駐龍潭廣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勤王者日夜為攻禦備乃命保華

領先鋒騎兵千餘哨至朝陽門規知無備還報燕王大喜乃整兵而進

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北兵約開門降御史魏公冕等請誅之不聽至

比兵至開門
迎附景隆
以有私物
而不忠

當日肯
加刃何
用交服
而道

程本立
等捐身
報主氣
雖絕而
節義不
廢

壯哉備也
忠臣事君
有死無二

燕王性
權知名
文臣

當時方孝孺
練子寧輩
不臣成祖
一時氣節
所激而寒
又原吉相
與歸附者
豈為過哉
蓋以朱家

是北兵進屯金川門建文帝乃命左右梓增壽至責以大義殺之○丑

昧爽靖難將劉保等攻金川門克之時谷王穗與李景隆守金川門北兵

至遂開門迎附保等遂引兵入城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建文帝

縱火焚宮變服遁去京師傳言帝崩時六月十二日也初太祖末年將

傳位太孫而占知其不終也既太漸乃授以一小孩封錫其密戒以急難

乃啓至是窘迫無計啓篋視之得楊應龍牒及披刺之具遂削髮披緇執

度牒自御溝出至郊壇而走時宮中火起倉卒咸以為建文自焚矣無以

知其變服出走者其曰燕王披兵入城安王楹等及文武群臣父老入

等皆來迎瑞先群臣叩頭勸進許之遣人布告天下及慶召募丁壯令

悉解散復業是日前僉都御史程本立太常卿廖昇衡府紀善周是修

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公冕給事中龔泰等皆死之

按天順日錄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脩等在朝惟是脩具木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異自為贊係於衣帶自益

於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與約其有愧
於死者矣後縉為墓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使我與汝父同死
今誰為之作傳聞者笑之是脩為人卓犖有未志嘗曰忠臣不以得失
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嘗取歷代忠
節遺事輯為書名曰觀感錄朝夕省覽其於著復有詩經集義論語類
編衍太極圖常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詩進思集等

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

劉儁侍郎古朴劉季篬大理少卿薛昂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脩撰胡

靖李貴編脩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為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

浹吏部郎中陳合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逵鄒緝

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太位或列諸名臣云○是日

燕王揭榜討左班文職姦臣計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

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太

理少卿胡聞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純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

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泰亨給事中陳繼之

之天下朱
家之人承
之有何不
可况成祖
乃高皇帝
之子乎相
率附之者
亦以君臣
之義不可
逃也豈偷
生哉

楊奸
巨榜
於朝
堂

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
徵卓敬脩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先是出賞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
鄉紳姦惡為首者陞官二級為從者陞二級鄉紳叛逃官吏為首者陞二
級為從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復私讐
劫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鈺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
附自陳為姦臣所累乞看罪令復其官以茹瑄李景隆言并有張統復為
吏部尚書餘皆不宥尋復揭姦臣榜於朝堂增徐輝祖葛成周是脩鐵鉉
姚善等共五十一人

謹按清江救英曰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給舍御史即四十餘人相與
縋城遁去詰朝邏者覺察以聞文帝悉置不問已而軍衛繫之
累上相繼以獻畏死者輒歸附悉復其官今兵部鄉紳冊可驟見也然
鳥舉雲匿亦已多矣後來深山窮谷往往有見其備販自活禪寂自居
者噫志亦可悲矣遺事所載雪庵和尚及補鍋匠河西傭其此類與

燕王清宮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留○丙

燕王即
皇帝位
渡諸王
爵土

燕王
上清
官人

燕王問
燕禮

揮淚思
恩人燕
王之德

寅諸王及文武群臣請正天位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王上表勸進
已巳上謁孝陵還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禩齊王禔爵土
初建文中有道士歌于市曰真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
見人真能測至是始驗其言云○壬申備天子禮建文君遣官致祭輟
朝三日先是宮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及上清宮諸宮人內侍
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屍於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
至此乎乃翰林侍講王景閔在禮堂何如景對曰當壘以天子之禮上
從之○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
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湯侯謚忠愍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
門二公至今咸休並盛國朝武臣鮮與儔焉○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
號仍舊謚號懿文皇太子降封吳王允熲為廣澤王衛王允燧為懷恩王

卷之四十五

此後徐輝祖
始終不屈
一黜忠又
垂丹青

勒歸私
宅革其
祿未

抄奸臣
齊木為
首誅九
族之親

徐王允熈為敷惠王尋復降允熈允熈為庶人允熈改封甌寧王三人後
皆不得其死○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
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迫取供招輝祖默
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
誅又輒中止排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宅革其祿米而已○召淮南
總兵官駙馬都尉梅殷還京師是時建文諸將列守淮南北者惟殷尚欲
為建文計而大勢已去上既正天位命寧國公主以書召之殷乃罷兵
入見上慰之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視耳上
甚嗾之○齊泰被執至京族誅之妻發教坊司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
奸臣九族外親之外親以泰為首高塘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
發興州充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者○蘇州府
知府姚善被太倉衛鎮撫陳斌等綁至京誅之先是上購黃子澄急子

知府姚善
義不徇人
情惟一死
而已真是
好漢

忠臣義
士必有
餘光

劉傑至
聞卦語
不遜

方孝孺
丁叔株
誅

道衍

澄避於善所約與航海善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朝臣也可以四
往號召以圖復善守土之臣義當與城存亡者也遂被執上詰之曰
若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臣各為其主耳遂命磔之善友黃鉞
者常熟人仕為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鉞丁親喪家居聞善被刑悲慟不
食起登琴川橋西向拜祠而哭曰吾與君受國厚恩不幸同遭國難志同
死國今君已死吾力替義獨生乎遂赴水死○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
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子澄妻妹皆發教
坊司逮其九族外親四百五十餘人皆發充軍○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
寧子寧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對上語不遜上震怒命磔之宗
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人又九族親家之親家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
○下方孝孺于獄既而族誅之先是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
啓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道衍因囑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功成

清雅口

孝孺之誅

孝孺之誅

我家事

孝孺知筆不

義胆見於

面目天地

間真至人

諫及六親朋友

方氏忠義之氣

稟然

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 上首肯之及靖難

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孺即持斬衰服晝夜號哭至是為鎮撫伍雲等

執以獻孝孺不屈乃繫獄遣入諭旨終不從既而議頒即位詔于天下問

左右誰可代宣者皆舉孝孺乃召出有獄斬衰而見悲慟不止 上降榻

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又曰先生為我作詔命授以紙筆孝孺

大書數字擲筆於地曰死則死矣詔不可草 上大驚謂曰汝焉能遽死

朕當滅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盡抄沒之宗族坐死者八百

四十七人妻鄭氏與諸子皆先自經死每抄提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

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

廖鏞林嘉猷等亦皆坐誅然後詔磔于市凡九族外親之外

親盡數抄提發興州等衛充軍尋調二萬衛再調甘肅衛外親自抄提後

死者復數百人孝孺學術淵源伊洛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忠義之

學希

氣凜然蜀王嘗聘至蜀賜號正學齋世因號正學先生所著有周禮考次

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以時禁厲皆毀

不傳惟遜志齋集四十卷成化初始梓行于世

周是脩從容就義

謹按靖難初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俱罹赤族之誅於是建文遺臣有行

後君臣薄力為君主固首陽建按方正學之忠至矣然獨恨其不死

于金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脩輩為伍斯忠成而不累其

族也考閱至此令人有餘悲焉嘗槩即建文諸臣論之周氏之死從容

就義者也方氏之死殆昔人所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一時行遜諸

臣亦各行所志其在忠與智之問乎下此無論矣

李卓吾批

尹昌隆上書

正看前御史尹昌隆先是靖難兵南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

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自戢許其个朝波既欲伸大義于天下

不應便相遠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

絕室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捕治

姦黨昌隆被驅先就刑當陞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

求為布乃不可得

閱奏

牘尚存可覆案也

上乃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

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

爾往事之若能諷輔道不爾忘以為北平按察知事○誅戶部侍郎郭任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

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務其本臣愚以為迂也夫今日儲財粟以備

軍實果何為者然而北討固南討相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其貴

神速苟為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始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將

坐自困耳上聞而遂惡之故戮○誅工部侍郎卓敬敬初為給事中遷宗

人府經歷建文君登極議討諸藩初不及燕敬密奏曰燕王智勇絕入

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萌

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弊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

金陵察疏上真能用至是上執敬欲殺之而憐其才謂道衍曰向者奸臣各

欲首先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若聽其言則于戈息矣道衍曰不然

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

哉於是敬遂就戮

謹按尹昌隆郭任卓敬三子之言皆忠謀良策而建文一不能用謂非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被縛入見正言不屈反背之庭中令其回顧不聽去

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不絕口鉉色自若○族誅禮部尚書陳

迪迪宣城人執至陞前責問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同日就戮臨刑罵不

絕口命割鳳山鼻舌熬熟與迪食之迪唾之益指斥遂俱凌剝而死○族

誅刑部尚書暴昭昭潞州人被執抗罵不屈上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

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謹按三尚書禍烈至此猶且至死不變真鐵漢哉夷考革除遺事

他固不能

封南昌以絕禍萌

郭任卓敬三子之所見具陳奏策者

金陵

如探取

謹按

二尚書臨刑抗節真鉄
雄哉暴昭及忠報主頭
雖浴而身不仆死有餘威

李尚平吾北流里月通記
青雅口卷

黃觀不降
而後亦
烈士哉

王叔英一家
死節忠義
植矣

芳名

鳳韶為君
死忠其妻
氏為夫
死節一門
忠節

兩全
不愧文
天祥

自古成節之
臣何代無
之然亦不
可多得者
而况其妻
之心亦以
夫之心為
心而死於
難者尤難
之難也

正守安慶禮部侍郎黃觀投江先是觀往徵兵上江諸郡無何而上渡江

入正大統美觀自分大事已去乃朝服東向再拜於羅刹磯湍急處投水而死妻翁氏在京師被逮將給配象奴翁携二女沉于通濟橋下亦死

守廣德翰林脩撰王叔英自經死叔英聞靖難兵渡江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子事君父自有多過

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賊死者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

有爾無定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曰生既久耳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縊死後錄其家叔英妻亦自縊二女俱赴

井死御史曾鳳韶自刎死鳳韶吉安廬陵人嘗劾諸王馳御道一時憚之及朝議遣使持詔北平群臣皆憚往獨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乃還上既即位嘉其直欲召用之鳳韶卧于床不應命乃刺血書憤詞于

襟略曰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矣書

畢遂自殺妻劉氏亦自經死浙江按察使王良自焚死良河南祥符人靖難師既入京良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旦縛出

期戮以徇道中忽遇衆鼓譟而起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携歸解與其妻訣妻先自投于池而死良遂舉烈婦携印與家人同赴火死

謹按右皆一時自盡諸臣而其妻女亦執節不污者黃巖胡氏驗曰其九族馬且又逮及其九族之外親以至九族外親之外親焉根連蔓

引殆無不遺蓋十族之戒不獨方孝孺一家為然凡號為奸臣皆如之然隱遁通逃者未嘗無也其始也戮其身及其孥外親惟抄沒四散編

成而巳永樂六年以後往往自本衛復行抄提或就戮或給配或復編洪熙初詔從寬宥而後諸臣之遺裔出矣

謹按人事實亦天運劉誠意錄所謂殺運猶未除於此徵矣嗚呼讀于簡忠臣九族殃與昔人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之語不能不令人愴愴于靖難之際

正北罷學士董倫以待講王景為翰林學士擢前燕府長史金忠為工

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聞待詔解縉名命

侍左右縉英傑敢言上喜之遂見信用既而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入

見上與語大奇之凡視朝特命淮與縉立于御榻左以備顧問時上

以初登極萬機叢委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

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尋擢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為編脩改給

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尋復陞解縉為侍讀脩撰胡靖為侍

講編脩楊榮為脩撰黃淮為編脩○吏部尚書張統自經死上臨朝詰

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為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

已以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統懼退而自經○

八月既望左舍都御史景清犯為燕其始為北平參議已察燕動靜矣及 第二石及第授翰林編脩尋嘉其才能命署左舍都御史建文初改為北

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上譙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遷舊任及建

文闈官自焚清規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

人也即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劍衣社中委蛇侍朝人疑焉至是

日早朝清衣新緋衣而入朝畢上出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先是欽

天監奏有星紅色犯帝座甚急至是清衣緋果獨鮮也上命左右收之

得所帶劍清知志不遂乃躍起奮以罵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罵

頃之含血近前直噴心御衣上愈怒剝其皮置積之械繫長安門示百

官而碎其骨肉是夜上夢清杖劍繞殿追迫明晨駕過其屍忽斷索

行三步為犯駕狀乃命藏于庫中詔滅清族盡掘其先墓焚夷焉抄提九

族外親尤慘真寧一邑幾徧蔓延于鄰郡縣云○召前北平按察使陳英

至京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上即位召

用之瑛然建文諸臣最深既而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

景清始終不為燕其始為北平參議已察燕動靜矣及

命淮縉二子立楊左以倫顧問成祖其虛懷之主哉

事不濟每大創犯傷至爭竟傷不屈扶其齒而甘心清其萬古一忠臣哉

清含血直噴御衣

清視杖劍繞殿身雖死而英氣猶存也哉清也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

黃觀輩計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是脩王良顏伯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於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上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

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有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上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上曰原吉又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

永樂君信任原吉雖有忌原吉者不能間其無疑之主

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哉逾月遂進擢尚書○九月四日封賞奉天征討將士封都督僉事仁福淇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封張武成陽侯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食祿千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並食祿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並食祿一千石封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濟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

歷封功臣

王佐陳瑄有功相事機

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王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並食祿一千石以上並子孫世承襲封房寬忠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封房勝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瑄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之功增景隆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封茹瑄忠誠伯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並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寧不附權勢以權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承襲餘將士論功高下陞賞有差○擢吏部左侍郎蹇義為吏部尚書兵部左侍郎劉儁為兵部尚書○擢工部左侍郎黃福為工部尚書福萊州昌邑人由鄉貢洪武末為龍江左衛經歷上書論國太計太祖奇其才識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

治齊黃離間之罪

用上登極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御前并指福為奸臣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奸則非上知其名特宥之不問遷左侍郎遂進尚書

臣罪應死但目為奸則非上知其名特宥之不問遷左侍郎遂進尚書

自是益加寵任焉。移東勝左衛於永平府東勝右衛於遵化縣。

謹按實錄所記洪武初以東勝與和開平大寧為邊至永樂初以大寧東勝曠遠難守遂移諸衛所於內地至宣德中復并開平與和棄

之東西失地各三百餘里遂以延綏大同宣府獨石蘇州為邊矣。

正始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胡靖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儼

入居閣中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與機密雖學士王景暉不得與焉時機

江右多士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辰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

漏下數十刻始退靖尋復名廣縉等七人其五江西縉吉水廣慶陵士奇

泰和幼孜新淦儼南昌惟榮福建建安人淮浙江永嘉人。逮谷府長史

劉溫有子劉璟下獄自經死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以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兵

太祖賜金書除奸敵

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

繼而基與璉相繼卒詔璟襲爵以讓兄子庶即封庶誠意伯璟偉貌豐鬚

論說策侃太祖愛之欲令在左右倣宋制授璟閣門使且金書除奸敵

劉璟獻于六策

倭四等於鐵簡賜之令糾正不法者時都御史袁泰奏事時自璟當大廷

擊其項舉朝憚之咸欲其遠去共薦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文初靖難

劉璟薄魏徵而不為

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上既登極璟自家不

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舉饒戒之曰皇上神

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蓋承順天心不宜有底刑辟璟

劉璟死節

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已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

語猶稱敢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辨髮自經死

謹按當時自死事諸臣外無非藉口魏徵而劉仲璟乃薄魏徵而不為

時之臣往往其死如飴富貴若我我國初天下人心風俗自商頑民後

僅再見之

正十月勅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李景隆為監脩都總裁官尚

勅重脩太祖實錄

書茹瑄為副監脩侍讀解縉為副總裁以僧道衍為僧錄司左善世

命解縉等繕閱建文群臣章疏時上於宮中得建文時群臣所上章疏

成祖青近侍

李貴當國

家危急無

一言以進

云云何等

規模正大

真王者之

言也

詔求

隱逸

明倫之

義正在

千餘通覽有一二千犯者命縉等縉閱關係軍馬錢糧數自則留餘有干

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脩撰李貴

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為賢即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

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於建文者但惡道誘建文

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

自濫蔽也。○十一月壬辰冊妃徐氏為皇后。○陸鮮縉為翰林院侍讀學

士胡廣黃淮胡儼皆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皆侍講。○論守城功陞北

平左布政使郭資為戶部尚書仍掌北平布政司事保定府知府維金為

刑部尚書仍掌保定府事。○十二月擢右通政李志剛為禮部尚書。○以

江西儒士軒伯昂為山東布政司左參議。上初即位詔求山林隱逸懷

才抱德之士。江西首以伯昂應詔故召用之。○續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

今日

六生死

節

應宗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即明倫堂

為舊君

哭動不已

郡人執送京

師思賢暨

六生成以身殉

○九月下封

靖難功臣制曰

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民天命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狠昏昧專任奸回內作色荒敗更成虐殘善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卧雪眠霜柳風冰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藉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悉酌得宜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

卧雪眠霜柳風冰雨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四卷終

